



15
1272
3



仁3
號 2747
卷 4-3



困學紀聞卷八

張錫澍

吳子春林復齋齊魯後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孟子集注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

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

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四

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吳伯豐以問朱文公文

公荅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

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

趙氏孟子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為論

語無垢孝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為衛武公之詩致

1272
3

堂無逸傳誤以不解于位為洞酌

吳才老書禪傳臣辨誤以晉侯重耳為申生誠

齊易傳後序誤以韓宣子為季札

文選陳孔璋為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跂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即孟子所謂告子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三字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

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若據按今晏子春秋無李吉甫所引語

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

以王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謂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王無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

汨之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

春秋冬夏其說陋矣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元

公弘即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攷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邦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與衆樂樂愚攷之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宣王也唯南郭處士吹竽乃宣王時見韓非內儲說

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此卽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爲正

曾西注以爲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

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

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

西之爲曾申無疑若據按此足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爲兄亦然

邳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與今孟子語小異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愚按書大傳云歲事旣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頌白不提挈

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云云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是觀之

棄禮捐恥

若璩按賈誼語

秦所以敗恥尚失所

按子寶語

晉所以替恥

之於人大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為一事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滴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屬魏後盡為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

若璩按魏無北地郡

當作上郡正義云今鄜綏等州也秦本紀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即魏世家襄王七年盡入上郡于秦事在孟子適梁後八年當梁惠王語時地止喪七百里仍是實錄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

周子靜

端朝

為學官小司成襲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

命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略點晦翁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金樓子曰曾生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

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

明委心之言為非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即道也申不害以術治韓鼂錯言術數公孫弘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以為楊墨出於師商考之不詳甚矣朱文公曰莊周之學出於老氏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以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愚謂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之羨也

若據按史記儒林傳序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故曰子夏之學有田子方田子方

侍坐魏文侯自稱其師曰東郭順子為真人為天人正莊周所宗尚者安得謂非其傳流昌黎語皆有本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又曰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子莫之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

楊朱書唯見于列子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為兼愛為我矣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費為魯季氏之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邾邳蓋戰國時以邑為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歟

若據按呂氏春秋亦有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為日知錄所遺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無用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為氏者若瓌按曹亡久矣余有辯見四書釋

地續

老泉三子知聖人汗論誤以汗字為句趙岐謂孟子

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汗下亦非孟子之意若瓌按何恥瞻

曰今刊本趙注非全文偽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割趙注為之毛斧季從真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具在安得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注之舊也聞所未聞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今無此語

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

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傳會聖證論云子思苦孔叢子有孟

子居即是軻也傅子云孟子輿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孟子七篇

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文公之說同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

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

疏

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

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

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為喪法曰
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蓋墨家託於禹也

好樂好勇好貨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
好清靜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

黯

若璩按好樂當讀如悅樂之樂莊暴此章惟鼓樂之
樂讀如字宋陳善扞益新話實云詳見余潛正劄記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俗成
太宗誅一德儒而諫爭之門闢信乎如風之偃草

也

若璩按晉傅平疏言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
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霸朝自然況大一統之君哉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
而失猶不得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

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
任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
黃稗楊墨五穀之螟螣

寶三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為寶故曰諸侯之
為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漢楚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
前以強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縞素之
後則為天吏矣仁義之言齊梁以為迂濶者董公
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可謂豪傑之士

若璩按董
公遮說漢

王之言賴漢書始得聞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

道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

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為貴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涉豈能

為湯武哉蓋楚漢間豪傑之餘論也若據按趙威后對齊使者言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戰國時猶有此高論

善推其所為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

也致堂曰心無理不該亡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

聽之不聞痒癢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

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

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

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

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闔則無關不涵養則不能推廣

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有猷有為矣必曰有守不虧其

義矣必曰不更其守何德將歎習曰入時愈深則

趨正愈遠以守身為法以入時為戒可謂士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諸葛武侯

謂漢賊不兩立其義正矣然取劉璋之事可謂義

乎若據按朱子曰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郭汾陽功名愈大而心愈小易傳及諸葛次及郭汾陽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日無再中之理而

夫新垣平言之日無漸長之理而袁充言之漢文隋

文皆以是改元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

欺此存亡之判與

若據按漢文帝改後元元年隋文帝改仁壽元年

夫道一而已矣為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為儒而雜於異端者非儒也

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也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攷之禹貢漢水東為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亦云混混之水

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豈所謂士哉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害為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

文子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

若璩按鹽鐵論皆罪人也下有皆逢其意以順其惡句不宜漏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大幾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則王莽不能脅之使忘民之忘漢則先主不能彊之使思唐與政

若璩按與政宋唐說齋之字各仲友金華人

云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於堯問其意一也

利與善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

幾善惡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材與不材之間揚莊之言私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斯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雖非本指廉者招福濁者速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

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也

若璩按真西山疏亦云臣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篇

道家十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

呂氏春秋開春論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

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管子引神農之數文子亦引神農之法此即許行所為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

順曰秦為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若璩按嘗謂人知齊

威王之朝周而不知後有趙肅侯之朝天子知魯仲連義不帝秦而不知先已有孔子順義不入秦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八蜡孰謂古

制不可行于今乎

求在我者盡性於己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季曰

與其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

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見人有求為非若璩按魏冰叔亦言能無求者

天不能賤

宿於晝水經注云晝若璩按今本水經注作晝水出時水東去臨淄

城十八里所謂晝中也俗以晝水為宿留水以孟

子三宿出晝或云當作晝後漢耿弇進軍晝中史記晝邑人王蠋通鑑作晝邑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不必

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

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民應

敵於外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焉得誘之仁勝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者無敵

若據按商鞅四

句出杜氏通典為君卿語

蓋大夫王驩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其作備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定其作備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魏其作備也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為

權道豈知常平蓋古法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

乎 若據按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供狗彘者狗彘食人食二語即下章庖有肥肉四語意集註所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耳殊不必泥班志

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

一覽無遺

前賢之讀書如此

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盛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小學

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鼯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
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以為竇攸世祖詔諸
侯子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

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
隴非絕遠之地愚按說文引爾雅曰西至汎國謂
四極汎西極之水也府中切

爾雅疏案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
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
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弁于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
潔宏溥介純夏撫家旺取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

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則無相非
也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
於永風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杳英
四氣和正光照此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
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為發生
夏為長羸秋為方盛冬為安靜四氣和為通正此
之謂永風四氣和正光照元板
作四氣和為正光

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錄爾雅有韃為文學注
二卷一云韃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
詔

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通典顏延之曰伯

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

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於姑舅耳雷次

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

母劉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為猶子朱文公謂

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亦無云猶子者記禮者言猶已

子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

理也若據按顏氏家訓云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各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晉世已來始呼叔姪余謂呂氏春秋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

人之子姪昆弟之狀先秦已稱兄之子弟之子為姪見於此

傳負版郭璞注未詳即柳子所為作蝻蝻傳者也西京賦戎

葵懷羊爾雅薨懷羊璞亦曰未詳

陸璣為詩草木疏劉杳為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

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

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蔀蔀字書不見榭榿學者恥

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若據按蔀蔀璞註雖云未聞其實爾雅以蔀釋蔀蔀即上文之蔀蔀璞註今蔀

獲或曰雞腸草是也王氏十慮亦有一失

檟苦茶注今呼早采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一名薜說

文茗茶芽也東坡詩周詩記苦茶茗飲出近世若據按三

國志韋纘傳纘初見禮異或密賜茶薜以當酒茶事見史始此

急就篇注牡蒙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疑即此也

終軍之對鼯鼠盧若虛之辯鼯鼠江南進士之問天

雞劉原父之識六駁可謂善讀爾雅矣蔡謨不識

彭琪人謂讀爾雅不熟田敏不知日及學之陋也

若璩按本槿花朝開暮落故名日及不知日及改為白及見宋史儒林敏本傳

唐李度十體書曰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焚詩書唯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三按說文多引王育說如天屈西北為无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

說文敘尉律試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及書隸書亡新使甄豐等

改定古文時有六書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佐即隸也書正義亦云

秦有八體亡新六書去大篆刻符及書署書加古文奇字藝文志謂漢興

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體試之古文奇字

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律即尉律也六體非漢興之法當從說文

敘改六為八若璩按說文序漢興試八體八字實誤辯見余潛正劉記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解為蠲其子孫之役

非也即參同契所謂老翁復丁壯朱文公詩自慶樽前老復丁黃庭經亦有此三字

董彥遠若璩按彥遠名道東平人徵猷開待制即撰廣川書跋十卷書跋六卷者除正字謝啓敘字

學涉獵該洽其略云殘經不悟於郭亡董疏莊公二十有四年郭公胡

傳曰此郭公也先儒或以為郭亡郭亡之說本新序闕文徒存於夏有闕疏成二年衛侵齊與齊師遇石子

欲還孫子曰不知戰也夏有杜註闕文夫新築戰事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闕疏萬石君傳建為

即中令書奏事事下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尼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譌死矣虎多於六者自乖其數

闕疏顏氏家訓後漢書酷吏樊豐為天水郡守民歌曰盡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

探虎穴安得虎子書殘武殪闕疏宣六年周書曰殪戎殷殪即壹衣即殷也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

註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某按頌亂湯齊闕疏長發至于湯齊毛傳齊如字禮

記孔子閒居註音躋詩孔疏言三家詩有讀為躋者下文聖敬日躋閒居躋作齊音齊故曰亂

云字經三寫鳥焉成馬則本文寫字似有誤董疏寫當作馬

魯以帝增河南之邑為雒減漢東之國為隋

火行忌水故洛字去水而加佳隋以周齊不違宜處故隨字去辵而從隋

從自言舉人覺鼻苦辛之狀秦以鼻似皇字改為罪

以口多非實改從土

避仇改焉東哲傳漢疎廣之後王恭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

之禾訓同於導

之勞是也說文云導禾名引封禪書為證無妨自當有禾名導但非相如所用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強為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駘共抵

下從禾漢書文選俱從禾類注導擇也

為宗

董疏北史徐遵明傳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十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為之說其僻也皆如此

丁尾亂真

云丁子有尾李頤注夫萬物無定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按說文丁字作个

是無尾也

鉤須失實

按說文鉤曲也丁之曲者為鉤今鉤曲而丁直故曰失實

書立書肖而既謬國名

策序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

為卷為端而遂乖服制

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註卷或作袞字之誤也孔疏禮記本或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覲禮皆作袞字故鄭註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袞是也又註端當為冕字之誤也孔疏知端當為冕者以下諸侯皮弁聽

聽朔之服早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為冕也

篆形誤偽誰正雲興之

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為冕也

禘禘

俗寫

隸體散亡共守鸞聲之鉞鉞

錢俗作鐵以鉞作斧戍之

銀鐙大鐙也世多誤作金銀字武烈

太子亦誤嘗作詩云銀鎖三公脚

車改金根之目

子昶性闇多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悉改根字作銀字知一束二縫之為來閱疏說文來周所受

瑞麥來麤一束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指二首六身之為亥郡章立

信救時惟正於四羊閱疏東觀漢記馬援上書成阜命印阜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

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國史傳疑考義

共惑於三豕閱疏家語卜商返齋見讀史志音云晉師伐秦三豕度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

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為三刀之州閱疏事文類聚光武生濟陽縣舍是

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晉王濬為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于臥室梁上須臾又夢一刀主簿李毅曰三刀為州字文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然董疏按說文秀字從禾從乃不從九也州字從川不從刀也故曰傳會曰離析

合樂之奏妄加

文武之為斌閱疏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歌以詠德舞以象事于文質備也從文配武過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為易閱疏易蜥為鄙淺故曰妄加

宮也象形從勿祕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徐曰謂下為月字也見說文及韻補董疏吾衍謂說文引蒼頡易字象蜥蜴形蜥蜴善變則知古人託

之以喻其變不疑也虞翻曰日月為易不可從

王莽篡位忌惡劉氏呂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曰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董疏說文泉字象水流成川形不從白亦不從水也故曰字失部

居書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閱疏朝野僉載裴炎為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為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遂與合謀內應又唐書裴度傳張權輿欲傾度作偽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據唇非字似用張謠但以儷白不類惟加系旁始失裴字形象對又較精董疏非當作緋四十八

安取於桑閱疏事文類聚蜀何祇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祇後至健為太守四十八果卒董疏何祇事見益部耆舊傳俗桑字從四十八按說文從叕從木不從十從八也故曰安取於桑二十

七未足語世閱疏秦始皇紀會稽碑俱四字句獨三十有七年多一字元申屠駙家藏舊刻世有七年二十為世速達

反邊之自謂識字故孔殘志銘亦云孔世世八世字世字俗俱作世董疏說文世字從甫三十并也音撒三十年為一世七字從一世旁作七似七

字乃從甫而曳長之不足

梁父七十一家名雖俱在閱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疏桓桓譚新論泰山之上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僅七十有二

二焉董疏桓桓譚新論泰山之上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僅七十有二

閱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疏桓桓譚新論泰山之上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僅七十有二

閱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疏桓桓譚新論泰山之上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僅七十有二

閱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疏桓桓譚新論泰山之上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僅七十有二

閱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疏桓桓譚新論泰山之上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僅七十有二

閱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疏桓桓譚新論泰山之上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僅七十有二

閱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疏桓桓譚新論泰山之上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僅七十有二

閱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疏桓桓譚新論泰山之上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僅七十有二

閱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疏桓桓譚新論泰山之上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僅七十有二

閱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疏桓桓譚新論泰山之上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僅七十有二

閱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疏桓桓譚新論泰山之上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僅七十有二

閱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疏桓桓譚新論泰山之上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僅七十有二

閱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疏桓桓譚新論泰山之上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僅七十有二

閱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疏桓桓譚新論泰山之上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僅七十有二

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

閱疏尉律見說文敘徐鍇曰尉律漢律篇名董疏藝文志元始中徵

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四十九疑作八十九未知是否

誤存舟二

閒之為航

閱疏顏氏家訓互從二閒舟詩云互之柁柁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為日何法盛中與書乃以舟在二閒為舟航字誤

安識門五日之為閏

閱疏襄九年晉復伐鄭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註此年無閏月

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為門字閏內王為五字月為日字晉女鄭門門各五日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也

學者徧觀異書而求其事之所出亦多識之一也

彥遠有古文集類敘云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

漢人不識古字開元又廢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

不識隸古

今按書序為隸古定正義謂就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雖隸而猶古蓋存古則可慕為隸則可識非謂隸書為隸古也

若據按今按書序一段似王氏後自較其說者余晚而得董斯張

吹景集載與其僚婿閔元衢合疏彥遠此啓曰困學翁所不能詳其出者吾兩人以數年排繼力始語語分疏之盜非曠世一大快余故錄之於逐句下唯見襄三十年傳者不錄斯張字退周元衢字康侯並烏程人為胡

宋景文公云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闕後世署書由

何始說文扁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

夾深金石略云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氏跋

詛楚文以為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

若據按石湖范成大號

亦謂當惠文王之世後百餘年東巡泰山刻石則

小篆非出於李斯

古器銘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云正月乙

子或云丁子呂與叔考古圖謂嗣王踰年未改元

故以月數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子世質人消取

其同類不然殆不可考曾子固謂古字皆重出此

臚明鄰邑前輩臚明嘗稱其學奇炫博云何呢瞻曰閱董果滄雅其引海錄碎事類聚而不舉本書微染俗學與胡傳學古編並後出書

文作三者特二字耳

毛伯敦祝下一字劉原父以爲鄭曰文武時毛叔鄭也而呂與叔以爲邾籒銘中上一字歐陽公以爲張曰宣王時張仲也而與叔以爲邾周姜敦伯下一字歐陽公以爲罔曰穆王時伯罔也而與叔以爲百古文難攷幾於郢書燕說

博古圖晉姜鼎銘用斬綽縮眉壽伯碩父鼎銘用祈
巧百祿眉壽縮綽孟姜敦銘縮綽眉壽石湖云似是古人祝延常語愚謂漢書安世房中歌云克綽永福顏氏注綽緩也亦謂延長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壠

言孔子篆者始見於此

金石錄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之書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一百一十餘歲今按書顧命云齊侯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爲齊侯矣

滴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說苑載鄉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

秦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懷王遠屈平邇斬尚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之執非不幸也然入秦不反國人憐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發于陳項而秦亡也忽焉六國之滅楚最無罪反

爾好還天人之理也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呵秦詛楚邪楚詛秦邪

若璩按此亦具見王氏懷抱

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部敘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等篇呂太史謂元本斷爛每行減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釋恐猶可補也今浙東所刊得於石林葉氏蘇魏公本也

說文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宋符瑞志鳳凰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然則爵卽鳳凰歟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于甕字皆草草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荅吳斗南

書謂東漢討羌檄日辰與通鑑長歷不同蓋指此也今攷通鑑目錄漢安帝永初二年六月乙未朔

後漢紀五月有丙寅七月有戊辰恐當以長歷爲正何校本云注二十字亦正文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革旁行爲書記顏氏注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夾漈六書略云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韓文公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杜子美曰讀書難字過字豈易識哉李衡識字說曰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

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
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此可爲學者之戒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爲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
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
此知隸書乃今真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爲隸自

歐陽公始

庾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張懷瓘云隸書云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千文云杜蒙鍾隸王羲之傳尤善隸書

康節邵子之父古字天叟定律呂聲音以正天下音
及古今文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關翕呂有
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剛一柔交
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闕一翕而平上去入備焉一

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應
律而音生焉觀物之書本于此謂闕翕者律天清
濁者呂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
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爲春聲陽爲夏聲此
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聲也橫渠張子曰
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唇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
口以兼五聲也夾溱鄭氏曰聲爲經音爲緯平上
去入四聲也其體縱故爲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
商七音也其體橫故爲緯

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
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爲二十

圖夾深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
所得從見入華則一音該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

音

鳩摩羅什曰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
弦為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

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夾深謂五書有窮
諧聲無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釋文序錄云古人
音書止為譬況之說孫炎始為反語攷古編謂周

顛始有翻切非也

若璩按音書止為譬
況三句出顏氏家訓

隋陸法言為切韻五卷後有郭知辛等九人增加唐
孫愐有唐韻今之廣韻則本朝景德祥符重修今
人以三書為一或謂廣韻為唐韻非也鶴山魏氏
云唐韻於二十八刪一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

三十一僊今平聲分上下以一先二僊為下平之
首不知先字蓋自真字而來愚攷徐景安樂書凡
宮為上平商為下平角為入徵為上羽為去則唐
時平聲已分上下矣米元章云五聲之音出於五
行自然之理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
分平聲為二然後魏江式曰晉呂靜放李登聲類
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徵羽各為一篇則韻分
為五始於呂靜非自沈約始也約荅陸厥曰宮商
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
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沈存中云梵學入中國
其術漸密

若璩按曾親見吳彩鸞所書唐韻次第較鶴山亦
不合何校本云米元章云以下當自為一條

潛虛以蔓為天古文也見廣韻而集韻不載古文韻蔓字碧落文

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見孟子歸字有齊歸見左傳

其遺闕多矣賁育謂孟賁夏育也廣韻以賁為姓

古有勇士賁育謬矣若璩按賁字為姓者音肥

顏魯公在湖州集文士摭古今文字為韻海鏡源三

百六十卷以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末尋源照之

如鏡崇文總目僅存十六卷今不傳若璩按宋藝文志顏真卿韻海鏡源

亦僅十六卷鏡為鑑者避翼祖嫌名也

韓非五蠹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

之公說文云自營為厶背厶為公

宋元憲寶翫佩觿三篇蘇文忠每出必取聲韻音訓

文字置篋中晁以道晚年日課識十五字

夾漈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為字之母然母能生而

子不能生誤以子為母者二百十類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嬰劉夔及囹皆字書

所無梁四公記亦然

隋志以蒼頡訓纂滂喜為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

歷博學為三蒼并訓纂為四篇若璩按三蒼之名以隋經籍志為定蓋趙高所作爰

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并於李斯蒼頡篇已久而不復可別識矣訓纂揚雄作滂喜賈魴作

急就篇沐浴揃搯寡合同莊子外物篇昔媵可以休

老亦作揃搯

不字本方久反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音箕

夜如 何其 凡書之其字皆點平聲攻媿集

李瀚蒙求以平聲與上去入相問近世續蒙求者不知此攻媿云

經說

六經始見于莊子天運篇孔子曰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禮樂詩書

易春秋為六藝始見于太史公滑稽列傳孔子曰六藝於治一

或云七經後漢趙典學孔子七經蜀秦必謂文翁遺相如東受七經或以六經六緯

為十二經莊子天道篇或以五經五緯為十經南史周續之或云

九經釋文序錄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唐谷那律傳九經庫始有九經之名樂經既亡而

有五經自漢武立博士始也邵子定以易書詩春

秋為四經猶春夏秋冬皇帝王伯若璩按吳文正謂經焚于秦而易獨存經出於漢而樂獨亡

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

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

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

而備而易為之原白虎通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

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二說不同然五經

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

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若璩按今本作五此云一於事雖合於文則改經博士攷

之漢史文帝時申公按此出楚元王傳韓嬰皆以詩為博士

所謂魯詩韓詩五經列于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轅固為

博士所謂齊詩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

博士儒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

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今并詩為五也

若璩按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

語孝經孟子兩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朱子謂此事在漢書無考余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孝文皇帝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非岐說之所本乎第史文不備耳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涓晉裴頠

唐開成中唐彛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

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

後蜀石經於高祖太宗諱皆缺畫唐之澤深矣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鑿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按文粹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為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為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于壁非

鑿石也

若璩按今關中唐時石刻張參五經文字具在南渡後權場中無搨本故厚齋未之見耳

舊史紀云

開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判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會要載是年八月覆定石經字體官唐彛度狀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字為準藝文志參有五經文字三卷彛度有九經字樣一卷文宗時是正訛文乃彛度非參也

皇覽冢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愚謂儒以詩禮發冢莊子譏假經以文姦者爾

乃欲發冢以求詩書漢儒之陋至此

若璩按嘗持論此舉未行秦漢後遂

不獲見六經全文為終古

頗為世人所怪

昭襄王葬藍陽括地志

云在雍州藍田縣西六里不韋冢皇覽云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

魏地形志云在

陽翟縣恐非

歐陽文忠公筆說云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偽當攷所出

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即象山六經注我之意蓋欲學者於踐履實地用工不但尋行數墨也

虞溥厲學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

陶己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為智不勤教無以為仁愚謂此皆天下名言學者宜書以自傲

若璩按晉虞溥傳學徒既至溥乃作話以獎訓之厲學當名曰學話

文中子言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三者同出于一

陸魯望謂六籍之中有經有史禮詩易為經書春

秋實史耳

舜皋陶之賡歌五子之歌皆載於書則詩與書一也文中子之言當矣

王微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見陸農師詩注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南齊沈麟士年過八十

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

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

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中箱中後魏裴漢若據按後魏書

無裴漢當作後周借異書躬自錄本其勤與編蒲緝柳一也

國史藝文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

書按考之册府元龜吳蜀皆有之蜀中始有板木文選亦見王明清揮塵錄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

經鏤本于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維邢

昺讐定頒布

春秋正義云傅咸為七經詩王羲之寫今按藝文類

聚初學記載傅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

詩皆四言而闕其一

鄭康成注二禮若據按二禮亦周禮禮記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

禮家說孝經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為八十一

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

十六篇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

謀辨終備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

期授詩緯推度災沴歷樞舍神務禮緯含文嘉稽

命徵斗威儀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孝經緯

援神契鉤命決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

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係乾圖漢含孽佑助

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讖

在七緯之外按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哀

平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為內學隋焚其書今唯
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讖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
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惑亂然後
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

朱文公曰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為下

愚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列國學

故諸儒之說不若詩禮之詳實

若據按朱子又謂儀禮疏不甚分明余謂左傳疏雖

詳亦略

司馬文正公曰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

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

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

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

閣朱文公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

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

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

宋符瑞志云孔子齊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

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矣

見按神契

是以

聖人為巫史也緯書謬妄而沈約取之無識甚矣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

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董仲舒對策云見素王之

文賈逵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鄭亨六藝論云自

號素王盧欽公羊序云制素王之道皆因家語之

言而失其義所謂郢書燕說也莊子云予聖素王之道祥符中謚孔子為予聖後避聖祖名改至聖自漢儒至於慶曆閒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閒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為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鑿

辭 若璩按謂 歐陽永叔 毀周禮 按謂歐陽永叔 疑孟子 按謂李觀 司馬光 譏書之

屑征顧命按謂蘇軾黜詩之序按謂晁說之不難於議經況傳注

乎斯言可以箴談經者之膏肓若璩按陸佃傳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

命先一夕進葉孫游渭南集按實錄元祐五年二月邇英閣講畢無逸篇詔詳錄所講以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別進是哲宗又嘗申命之講義果始農師矣

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後序謂有進姦言於經幄者嘗以問西山之子仁甫荅云講易乾之文言知進退存亡為姦言以罔上

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亡魯郊禘秦僭時而禮亡大夫肆夏三家雍徹而樂亡

法言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蓋劉歆七略取法

言之語

困學紀聞卷八

困學紀聞卷九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天道

三五曆紀天去地九萬里淮南子以爲五億萬里春秋元命包陽極於九周天八十一萬里洛書甄曜度一度千九百三十二里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孝經援神契周天七衡六閒相去萬九千里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里關令內傳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去地

四十千萬里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爲脈論衡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天去地六萬餘里靈憲自地至天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垂天之晷薄地之儀皆千里而差一寸周髀天離地八萬里冬至之日雖在外衡常出極下地上二萬里周禮疏案考靈耀從上臨下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河圖括地象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廣雅天園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

二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度云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間相距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月令正義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二十八宿周迴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

萬五千里是為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安定胡先生云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此天形也一晝一夜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謂之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十餘萬里致堂胡氏謂天雖對地而名未易以智識窺非地有方所可議之比也

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尸

子云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

爾雅注牽牛斗者日

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

楊倞注荀子云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其說本於張湛列子注謂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

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又曰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道書謂風澤洞虛金剛乘天佛書謂地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風澤洞虛者風為風輪所謂大氣舉之也澤為水輪所謂浮天載地也金剛乘天者道家謂之剛風岐伯謂之大氣葛稚川云自地而

上四千里之外其氣剛勁者是也張湛解列子湯
問曰太虛無窮天地有限朱文公曰天之形雖包
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則風輪依虛空
可見矣

三禮義宗天有四和崑崙之四方其氣和暖謂之和
天道左轉一日一夜轉過一度日月左行於天而
轉一日一夜而於四和愚按周髀云天地四極四
和注謂四和者謂之極子午卯酉得東西南北之
中義宗之說本此

白虎通曰日月徑千里徐整長曆曰大星徑百里中
星五十小星三十晉魯勝正天論謂以冬至之後

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案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
星十里不百里未詳其說

月令正義引前漢律歷志二十八宿之度不載四分
度之一愚謂天度列爲二十八宿唯斗有餘分續

漢志斗二十六_{四分}晉志斗二十六_{分四百五十五}皆有餘分

唐一行謂太初歷今赤道星度其遺法也續漢志
黃道度與前志不同賈逵論云五紀論日月循黃
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
度十九分度七今史官一以赤道爲度不與日月
行同而沈存中謂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爲法
唯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

與赤道不等蔡伯靜亦謂曆家欲求日月交會故以赤道爲起算之法月令正義引赤道度其以是

歟

淮南子天文訓箕十一四分一與漢晉志不同

日右轉星左轉約八十年差一度漢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見李肇國史補裴胄問董生云正觀三年己丑冬至日在斗十二度每六十年餘差一度此李清風之說也漢太初元年丁丑冬至日在斗二十度至慶曆甲申崇天曆冬至日在斗五度八十四分每八十五年退一度

每年不及一分差

見武經總要歲差之說不同賈逵云

古曆冬至日在建星卽今斗星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何承天云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四分景初曆在斗二十一祖沖之云漢初用秦曆冬至日在牛六度太初曆日在牛初四分法日在斗二十二晉姜岌以月蝕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沈存中云顓帝曆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堯典日短星昴今日短星東壁

信都芳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劉智謂黃帝爲蓋天顓頊造渾儀春秋文曜

五
鉤謂帝堯時羲和立渾儀而本朝韓顯符渾儀法
要序以爲伏羲立渾儀未詳所出

後漢天文志黃帝始受河圖鬪苞授規日月星辰之
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鬪苞似是人名氏當攷
刻之長短由日出之蚤晚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

此語蓋出於
方氏禮記解

觀象賦後魏張淵撰見後魏書初學記云宋張鏡非也

大象賦唐志謂黃冠子李播撰李台集解播清風之
父也今本題楊炯撰畢懷亮注館閣書目題張衡
撰李清風注薛士龍書其後曰專本巫咸星贊旁
覽不及隋書時君能致諸蘭臺坐臥渾儀之下其

所論著何止此耶愚觀賦之末曰有少微之養寂
無進賢之見譽恥附耳以求達方卷舌以幽居則
爲李播撰無疑矣播仕隋高祖時棄官爲道士時
未有隋志非旁覽不及也張衡著靈憲楊炯作渾
天賦後人因以此賦附之非也

步天歌唐謂王希明丹元子今本司天右拾遺內
供奉王希明撰喬令來注二十八舍歌三垣頌五
行吟總爲一卷鄭漁仲曰隋有丹元子隱者之流
也不知名氏作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見象王希
明纂漢晉志釋之然則王希明丹元子蓋二人也
沈約宋志五星聚者有三周將伐殷聚房齊桓將霸

聚箕漢高入秦聚東井周漢以王齊以霸襄陵許氏謂恆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晉文之祥也桓將興而天文隳文欲作而地理決王道之革也

後漢永建初李郃上書曰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齧畢大星占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為何國也

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殺君如史所言

天文志注李氏家書

按太史公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趙尹臯又謂臯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尹史即臯也其占驗僅見於此趙世家不載

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太史公謂殷商巫咸攷之書

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又曰在太戊巫咸又

王家孔安國云巫氏也馬融謂殷之巫也鄭康成

謂巫官孔穎達云咸賢父子並為大臣必不世作

巫官言巫氏是也後漢天文志乃云湯則巫咸當

以書為正

史記正義巫咸吳人今蘇州常熟縣西海隅山上有巫咸巫賢冢併識之以廣異聞郭璞巫咸山賦序巫咸以鴻術

為帝堯之醫此又一巫咸也

莊子言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古賦有云

傳說奉中閭之祠注云傳說一星在尾北後河中

蓋後宮女巫也說為商良相豈為後宮女巫祈子

而禱祠哉此天官之難明者也

春秋繁露云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君不堅則邪臣

亂其官故為天者務剛其氣為君者務堅其政丁
鴻日食封事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
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其言出於此
元祐末日食不盡如鉤元符末日食正陽之朔此皆
有陰慝見于祲象志壹之動氣也

元祐七年三月望月食既王巖叟言漢曆志月食之
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復既按元豐八年八月望食
之既今未及二十三食而復既則是不當既而既
也愚謂月食之既猶儆戒如此況日食乎

素問太始天元冊文有九星之言王冰

若據按冰當作
砵砵古厲字

注

云上古世質人清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

藏曜故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芮天衝天
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蓋從標而為始遁
甲式法今猶用焉楚辭劉向九歎云訊九魁音與
六神注九魁謂北斗九星也補注謂北斗七星輔
一星在第六星旁又招搖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
經疏云不止於七而全於九加輔弼二星故也與
素問注不同曲禮招搖在上注招搖星在北斗杓
端主指者正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
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
七搖光搖光則招搖也淮南時則訓注招搖斗建
也楚辭補注以招搖在七星之外恐誤徐整長曆曰北
斗七星間相去

九千里皆在日月下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 若據按王祿見杜詩即我之曾祖姑爾之高祖母一首也 祿肅宗實應時人自號啓予首註素問八十一篇者精於醫唐人物志云王祿仕至太僕令年八十餘以壽終近杜註都遺此 素問太始天元冊文有九星之言元板作醫書素問之中亦嘗有九星之言又從標而為始下元板缺道甲式法今猶用焉八字多所謂九星者此也七字

王介甫云雲陰中之陽風陽中之陰朱文公云緯星

陰中之陽經星陽中之陰按素問天元紀大論天

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顏之推歸心篇孔毅父星說皆倣屈子天問之意然

天問不若莊子天運之簡妙巫咸詔之言不對之

對過柳子天對矣傳各擬天問見太平御覽

古詩黃姑織女時相見之句此所云黃姑即河鼓也

吳音訛而然

黃帝風經曰調長祥和天之善風也折揚奔厲天之

怒風也見御覽周官小祝靈風旱漢代田之法能風與

旱此昌黎所以訟風伯也

太平御覽以五色雲列於咎徵宋景平元年有雲五

色如錦而徐羨之廢帝韓魏公五色雲見之事不

見於國史疑家傳之增飾也元板空此條

龍城錄月落參橫之語容齋隨筆辨其誤然古樂府

善哉行云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忘寢與

餐龍城錄語本此而未嘗考參星見之時也

天經紹興三十年若據按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庚辰王及甫按及甫同州進士上朱

文公謂類集古今言天者極為該備

星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中於

未堯典舉四時之正以午為中月令舉十二時之

中以未為中

以火星論之以午為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以未為中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至申為流故詩曰七月流火以辰為見以戌為伏故傳曰火見於辰火伏而蟄者畢諸星亦於詩定之方中亦以十月中於未也朱子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此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

後魏天象志曰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薄

蝕彗孛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為二志故

陸機云學者所疑

凡星皆出辰沒戌故五星為五辰十二舍亦為十二

辰

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者由弧星近井

建星近斗

月令正義

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井

壁四星

詩正義

唐天文志咸通中熒惑鎮太白辰星聚於畢昴在趙

魏之分詔鎮州王景崇被袞冕軍府稱臣以厭之

衰世之政其怪如此是謂人妖何以弭變

月令凡二讎一以季春一以仲秋鄭康成謂陰氣石

行季春之中日行歷昴陽氣左行仲秋之月宿直

昴畢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

於是索室毆疫以逐之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

于郊以攘春氣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

疫然則民之疾係乎日星之行度古者聖君範圍於上賢相變理於下是為天地之良醫皇建有極五福錫民莫不壽考且盜讎所以存愛民之意而已

唐天文志測景在浚儀岳臺按宋次道東京記宣德門前天街西第一岳臺坊今祥符縣西九里有岳臺圖經云昔魏主遙事霍山神築此臺禱於其上因以為名

歷數

太初歷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孟康注此為甲

寅之歲大事記解題按通鑑目錄皇極經世太初元年歲次丁丑當考愚按大衍曆議云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闕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秦顓頊曆元起乙卯漢太初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闕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

其說可以補解題之遺

大衍曆議曰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曆庚申元後百十四歲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術也按漢志魯釐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曆以為壬子隋志春秋緯命曆序云僖公五

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然則緯與殷曆同故劉洪曰甲寅曆於孔子時效卽命曆序所謂孔子修春秋用殷曆也晉志姜岌曰考其交會不與殷曆相應春秋分記曰周正皆建子也今推之曆法積之氣候驗之日食則春秋隱桓之正皆建丑莊閔僖文宣之正建子及丑者相半至成襄昭定哀之正而後建子間亦有建亥者非一代正朔自異尚也曆亂而不之正也

曆有小曆有大曆唐曹士蔭七曜符天曆一云合元萬分曆本天竺曆法以顯慶五年庚申爲曆元雨水爲歲首世謂之小曆行于民間石晉調元曆用

之後周王朴校定大曆削去符天之學爲欽天曆劉貺曰歷動而右移律動而左轉

劉洪曰曆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李文簡

以爲至論

若據按李壽傳乾道四年新曆成壽引劉洪此論於疏乞申飭曆官討論

莫莢謂之歷草田俅子曰堯爲天子莫莢生於庭爲帝成歷而大戴明堂篇謂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

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

唐律賦有朱草合朔古

有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注謂一葉爲一月有閏

十三葉

平園閏月表用梧桐之葉十三若據按平園周必大號

納甲之法朱文公謂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

者是其遺說參同契借以寓行持進退之候虞翻云日月垂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晦夕朔旦坎象水流戊日中離象火就己虞與魏伯陽皆會稽人其傳蓋有所自漢上朱氏云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己艮納丙兌納丁庚戌丙三者得於乾辛己丁三者得於坤始於甲乙終於壬癸而天地五十五數具焉又有九天九地之數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自甲至壬其數九故曰九天自乙至癸其數九故曰

九地九天九地之說者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

五運六氣一歲五行主運各七十二日少陰君火太陰溼土少陽相火陽明燥金太陽寒水厥陰風木而火獨有二天以六爲節故氣以六期爲一備地以五爲制故運以五歲爲一周左氏載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卽素問五六之數易洪範月令其致一也楊暹脩謂五運六氣通之者唯王砮然遷變行度莫知其始終次序程子曰氣運之說堯舜時十日一雨五日一風始用得

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

又謂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龍與牛為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雞為鳥屬而反居酉又舛之甚者韓文考異毛穎傳封卯地謂十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為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為牛之證也蔡邕月令論云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義云雞為木羊為火牛為土犬為金豕為水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為馬酉為雞不可一定也十二物見論衡物勢篇若據按獨不及辰之禽龍說文亦謂巳為蛇象形

自帝堯元年甲辰至宋德祐丙子若據按瀛國公在位二年凡三千六

百三十三年帝堯而上六闕逢無紀致堂云有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矣廣雅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蓋茫誕之說劉道原疑年譜謂大庭至無懷氏無年而有總數堯舜之年衆說不同三統歷次夏商西周與汲冢紀年及商歷差異況開闢之初乎王質景文云渾淪以前其略見於釋氏之長含經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氏之皇極經世

以十一星行曆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初都利術士李彌乾韋斯經本梵書程子謂三命是律五星是曆晁氏

謂洽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
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五星之術其來尚
矣

定之方中公劉之詩擇地之法也我辰安在論命之
說也傳云不利子商則見姓之有五音詩吉日維
戊庚午則見支幹之有吉凶

五代史馬重績傳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
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
此自古所用也今攷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
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為十二時每時有
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為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

分四刻十分為正前十分四刻為正後二十分中
心為時正上古以來皆依此法歐陽公作史於六
十分之上闕八刻二字不若會要之明白

若據按五
代史記馬

重績傳正有八刻二字則
王氏所見本不如今本矣

數術記遺云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閻與四維
甄鸞注藝經曰捐閻者周公作先布本位以十二
時相從徐援稱捐閻是奇兩之術御覽引藝經作
捐閻三不能比兩者孔子所造布十干於其方戊
己在西南四維東萊子所造布十二時四維
桓譚新論曰老子謂之卒揚子謂之太卒石林謂太
卒皆老子緒餘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之

為九於九而九之為八十一章太字以一字為三方自是為九而積之為八十一首金樓子云揚雄有太字經揚泉有太元經潛虛心學也以元為首心法也人心其神乎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溫公之學子雲之學也先天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豈惟先天哉連山始艮終而始也歸藏先坤闔而闢也易之乾太極之動也乎之中一陽之初也皆心之體一心正而萬事正謹始之義在其中矣邵子曰乎其見天地之心乎愚於虛亦云虛之元即乾坤之元即春秋之元一心法之妙也張文饒衍義以養氣釋元似未盡本旨

管子幼官篇冬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

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

之陰若據按有十二大寒終句不宜漏注云陰陽之數日辰之名盤洲

按盤洲洪适號於閏十一月用中榆立閏蓋出於此

國史志云曆為算本治曆之善積算遠其驗難而差遲治曆之不善積算近其驗易而差亦速

曆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爾詩於十月曰為改歲周以十一月為正蓋本此日為改歲用周正何以卒歲乃夏正

困學紀聞卷九

害如此

管子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歿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此即漢志所謂繫水土之風氣也杜牧亦云山東之地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沈

驚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

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醜二渠以引其河一貝正一漑川李垂導河書曰東為漑川者乃今泉源赤河北出貝正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漑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晁補之河議曰二渠於禹貢無見若據按竟州之漑即禹所二渠之一渠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計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而河入勃海蓋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時河入勃海何哉若據按齊都賦海旁出為勃不獨今天津衛之海名勃碣石之海亦名勃也曰抑別有證乎余曰莫妙于太史公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龍蜀尾沒于勃碣班固增其文曰尾沒于勃海碣石益明顯矣

蔡氏禹貢傳曰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此以唐之州縣言若本朝輿地當云今熙州渭源堡又曰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按九域志建隆三年秦州置大潭縣熙寧七年以大潭隸岷州今為西和州當云今西和州大潭縣朱文公詩傳曰秦德公徙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按輿地廣記鳳翔府天興縣故雍縣秦德公所都也興平乃章邯為雍王所都之廢止也當云雍今鳳翔府天興縣

呂氏春秋禹南至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灰之鄉此屈子遠遊所謂仍羽人於丹正兮雷不灰之

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

朱文公謂漢之尋陽縣在江北今之江州非古九江地其說明矣然漢柴桑縣屬豫章郡而莽以豫章郡為九江柴桑縣為九江亭則九江之名其誤久矣以九江為洞庭本於水經而胡晁曾氏因之

國語注始蔑今太湖當作大末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洲當作淡口蓋傳寫之誤

唐盧潘引地理志浙江出縣縣南牽山東入海今漢

戰國策田單為棧道木閣迎齊王與后於城陽山中非但蜀有棧閣也

楚北有甘魚之口鮑氏注疑為濟陰高魚非也左氏

若據按淮南本經訓延樓棧道即宮室亦有之

昭十三年傳次于魚陂注云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

大事記解題沈黎郡汶山郡地理志不載按輿地廣記漢武帝置郡既而罷之愚按黃霸傳入穀沈黎郡後漢祚都夷傳武帝所開以為荊都縣元鼎六年以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毋驪夷傳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沙山郡至地節三年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宣帝紀地節三年十一月省汶山郡并蜀荀卿為蘭陵令縣在漢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誠齋

延陵懷古有蘭陵令一章蓋誤以南蘭陵為楚之

蘭陵也古靈

若璩按古靈陳襄號

詩亦誤

若璩按魏地形志蘭陵郡蘭陵縣有荀卿冢與史記卒因葬蘭

合陵

文中子父曰銅川府君

隆為銅川令

阮氏注上黨有銅鞮縣

龔氏注隋初置銅川縣今忻州秀容是愚考隋地

理志定襄

若璩按當作樓煩始統秀容

郡秀容縣開皇初置新興郡

銅川縣十八年置忻州龔注是也

若璩按龔氏名鼎臣明道間人

中說同州府君龔氏本作司州注云宋武置司州於

虎牢西魏始改華州為同

子夏居西河在汾州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

若璩按宋史地理志

汾州治西河縣即今更名汾陽縣非古子夏設教地也詳見余博湖掌錄

漢地理志言風俗多取太史公貨殖傳然太史公語尤奇峻可以參觀

地理志禹貢桐柏大復山在平氏東南淮水所出東

南至淮陵

若據按陵似當作浦

入海禹貢集解云淮陵晉猶存

不知何代廢省今其地當在楚州界愚攷宋州郡

志淮陵郡本淮陵縣

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

輿地廣記泗

州招信縣本淮陵縣漢屬臨淮郡宋曰睢陵置濟

陰郡今按漢晉有淮陵睢陵二縣宋濟陰郡有睢

陵縣而淮陵郡無淮陵縣蓋宋之睢陵即漢之淮

陵也

廣記漢睢陵故城在淮陽軍下邳縣

寰宇記古淮陵城在招信縣西

北二十五里然則禹貢解以淮陵在楚州非也

志謂齊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

衣履天下臨淄有服官說苑墨子曰錦繡絺紵亂

君之所造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

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齊俗之侈蓋自景

公始

琅邪郡靈門縣壺山浯水所出音吾元次山名浯溪亦

有所本非自造此字也

溝洫志史起引漳水溉鄴出呂氏春秋先識覽以賢

令為聖令烏鹵為斥鹵

若據按河渠書以引漳水溉鄴為西門豹余謂西門豹當魏文侯時史起當襄

王時皆為鄴令皆鑿十二渠利民故左思魏都賦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括地志亦云爾

史記貨殖傳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正義云地理志宛

西通武關而無鄖關鄖當為洵洵水上有關在金
州洵陽縣愚按漢志漢中郡長利縣有鄖關長利
今商州上津縣武關在商洛縣正義失之

古公事獯鬻而商不與晉拜戎不暇而周不知封建
之效也唐以幽鎮扞契丹及幽鎮亡而契丹之患
始熾方鎮之效也郡縣削弱則夷狄之禍烈矣

九域志滄州有漢武臺唐太宗紀正觀十九年伐高
麗班師次漢武臺刻石紀功臺餘基三成燕齊之
士為漢武求仙之處

李太白蜀道難云鸞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
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其說本揚雄蜀記愚

謂岷嶓載于禹貢庸蜀八于牧誓非至秦始皇通也

水經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氏注引枝

流一千二百五十二通典謂晉郭璞注三卷後魏

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撰者名氏不知何代之

書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又東

北過臨濟則狄縣安帝更名荷水過湖陸則湖陵

縣章帝更名汾水過永安則彘縣順帝更名故知

順帝以後纂序也愚按經云武侯壘又云魏興安

陽縣注謂諸葛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按王

稭水經序於立魏興郡下有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託孤於武
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
以後人所為也一段似王氏原文為
今刊本鈔本所遺殊可惜特補於此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

太康五年也然則非後漢人所撰隋志云郭璞注而不著撰人舊唐志云郭璞撰愚謂所載及魏晉疑出於璞也新唐志始以為桑欽而又云一作郭璞撰蓋疑之也經云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也乃後魏所置其酈氏附益歟按前漢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意者欽為此書而後人附益如山海經禹益所記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皆非本文顏之推

嘗論之矣通典又謂景純注解疎畧多迂怪今郭

注不傳

若據按漢地理志班固自注引桑欽言者七是欽通地理學有撰著文後人以水經歸之與至作郭璞撰可一言以折曰璞注

山海經引水經者八此豈經出璞手哉

三輔黃圖所載靈金內府及天祿閣青藜杖皆王嘉拾遺記譎誕之說程泰之謂黃圖蓋唐人增續成

之

水經注引黃圖今本所無若據按王氏弟應鳳字仲儀有訂正三輔黃圖

殷芸小說云諸葛武侯躬耕於南陽南陽是襄陽墟名非南陽郡也

若據按南陽為墟名出異苑註杜者不甚遵之

素問云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

漢袁良碑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集古錄跋謂九

國朝通志卷十
龍殿名惟見於此愚按張平子東京賦曰九龍之內寔曰嘉德注九龍本周時殿名門上有三銅柱柱有三龍相糾繞故曰九龍嘉德殿在九龍門內非但見於此碑也

武后在洛陽不歸長安此通鑑所載也張柬之等舉兵至后所寢長生殿又遷后於上陽宮皆在洛陽程泰之雍錄乃謂長安宮殿誤矣

馮衍賦云臯陶釣於雷澤今賴虞舜而後親未詳所出水經注引墨子曰舜漁濮澤今墨子尚賢篇曰舜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服字疑卽濮字

漢王嘉傳爲南陵丞顏注南陵縣名屬宣城按漢無

宣城郡南陵縣

宣城縣屬
汴陽郡

南陵屬京兆文帝七年置

顏注不攷地理志何邪

禹貢冀州治梁及岐先儒皆以爲雍州之山晁氏謂冀州之呂梁狐岐山也蔡氏集傳從之

朱文公曰梁山
證據不甚明白

若據按朱子不
甚分明之言最精

賈誼書曰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武關在商州商洛以限南諸侯函谷在陝州靈寶以限北諸侯臨晉在同州朝邑以限東諸侯

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其詞奇麗超絕翰墨畦逕可以

諷誦明遠妹令暉有文才能詩見鍾嶸詩品大雷
在舒州望江縣水經注所謂大雷口也晉有大雷
戍陳置大雷郡庾亮報溫嶠書無過雷池一步積雨
謂之雷池東人于江為
大雷口元和郡縣志云

余仕于吳郡

若璩按仕吳郡乃淳祐登第
初業監平江百萬東倉也

嘗見長洲宰其圃

扁曰茂苑蓋取諸吳都賦余曰長洲非此地也問
其故余曰吳王渚都廣陵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
縣有長洲澤吳王渚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故
枚乘說吳王云長洲之苑服虔以為吳苑韋昭以
為長洲在吳東蓋謂廣陵之吳也曰它有所据乎
曰隋虞綽撰長洲玉鏡蓋煬帝在江都按時贈諸葛類
亦有蔡翰長洲

苑之所作也長洲之名縣始於唐武后時

元和郡縣志苑
在長洲縣西南

七十里未足據也當從郡國志 若璩按萬歲通天元年
析吳縣置長洲蓋取越絕書走大長洲以名亦非無其地

殺胡林在藥城縣

唐屬趙州後屬真定府紀異錄云林內射殺狐因
以名之續通典云唐天后時龔突厥羣胡於此

故以
名之

隋牛弘封奇章公僧孺其後也奇章巴州之縣梁普
通六年置取縣東八里奇章山為名隋唐志通典
九域志輿地廣記皆云其章誤也續通典作奇章
諸子

漢志曾子十八篇今世所傳視漢亡八篇矣十篇見
於大戴禮景迂云世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
朱文公云所記雖或甚疎亦必切於日用躬行之

實

太史公序歷書曰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

歷更相治間不容翮忽出曾子天圓章

曾子云其間不容髮

通鑑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在安王二十五年大事

記云去孔子没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

是時尚存薛常州亦云子思之年毋乃過於壽考

乎

若據按言苟變事出孔叢子自不足信

家語荀子謂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敔器焉韓詩

外傳說苑皆云觀於周廟有敔器焉晉杜預傳云

周廟敔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當以周廟為是

若據按南

史祖冲之傳亦云造敔器厥竟陵王子良與周廟不異

皇覽記陰謀黃帝金八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

誠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

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

言按漢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蔡邕銘論黃

帝有巾机之法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七畧之

書猶存金人銘蓋六篇之一也

胡文定銘龜山楊公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

韓詩外傳云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

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孔子下步姑

布子卿曰羸乎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曰正

何敢乎子貢曰何足辭也子曰汝獨不見夫喪家

之狗歟既斂而梲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正爲欲當之者也正何敢乎文定蓋用此以比二程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荀卿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鱸不如盜也陳仲子猶可議直哉史魚以爲盜名可乎非十二子史鱸與子思孟軻皆在焉豈有法仲尼而非三子者乎楚辭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

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焦焦受人之域域者哉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楚辭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

焦焦元板作焦焦

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獨不知李斯韓非乎

成相曰禹傳土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臯陶橫革直成爲輔注云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此論益臯陶之功橫而不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愚嘗攷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孟陶卽臯陶也化

益即伯益也真窺即直成也真與直字類橫革即橫革也

皆禹輔佐之名之交未詳世本化益作并宋衷云伯益

王霸篇畢牢天下而制之馬融傳注作臯牢猶牢籠也

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倞注云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此莊子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荀子曰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阿房宮賦之語本此

勸學篇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焉作備焉玉在山而木潤作草木潤君子如嚮矣作知嚮矣

賦篇請占之五泰作五帝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

非餘不勝紀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聚熙寧舊本亦未為善當俟詳攷五泰注云五泰五帝也監本改為五帝而刪注文

河間獻王之言惟見於說苑謂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又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醜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又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譬如日焉

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又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國之本也司馬公為獻王贊謂用其德施其志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

若據按欲以河間獻王德代杜于春祀兩廡以有功周禮為最先朱子云胡氏言使河間獻王為君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某謂如此差除那裏得來

河間獻王之言亦見春秋繁露謂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圖則心說矣

法言序舊在卷後司馬公集注始寘之篇首詩書之

序亦然

老泉太孺論曰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揚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東坡亦謂太孺法言雕蟲而變其音節謂之經可乎

法言末篇稱漢公斯言之玷過於美新矣司馬公雖曲為之辯然不能滌莽大夫之羞也

五兩之綸半通之銅注云半通闕

今按仲長統昌言曰身無半通青綸之命注十三州志曰有秩畜夫得假半章印半通半章也

美靈根閉朋牖太孺之心學也

中說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之策

十有二焉按唐會要武德元年五月改隋大興殿為太極殿隋無此名

詩失於齊魯當從龔氏本云論失於齊魯謂論語也

上文已言齊韓毛鄭詩之末也不當重出

封禪秦漢之侈心此河汾篤論也房魏學于河汾而

議封禪之禮不以為非安在其為守師說乎梁有

許懋而唐無人焉曾謂房魏不如懋乎

龔氏注中說引古語云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

門愚按楚辭橘頌云閉心自謹終不過失兮王逸

注閉心捐欲也

中說於文取陸機於史取陳壽自魏晉而下言之也

記註興而史道誣矣註當作注記注謂漢晉以後起

居注之類虛美隱惡史無直筆故曰誣阮逸謂若

裴松之注三國志恐非

張孚素問禮注云史傳未見孚素蒲州人唐書有傳

注以為未見非也

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此叔恬之言也元魏之君

唯稱孝文然治家無法佳兵不已再傳而遂亂安在其黎民懷之也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龔氏本云子遊

黃頰之谷遂至白牛之溪注云王績嘗題詩黃頰

山壁愚按負苓者傳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當

從龔本

仲長子光中說稱之王無功為傳云著獨遊頌及河
 渚先生傳以自喻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為祭
 文云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靡悔藏
 用以密養正以蒙不見其始孰知其終
 無功荅馮子華書曰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
 有道無位作汾亭之操蓋孔氏龜山之流也吾嘗
 親受其調頗謂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
 乎覺聲品相得又曰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
 高奇詞義曠遠嗟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
 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常謂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
 得登太行俯滄溟高深極矣

可附中國
說注

李百藥曰分四聲八病按詩苑類格沈約曰詩病有
 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
 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
 杜淹文中子世家二子長福郊少福時龔氏本載前
 述長子福獎劉禹錫撰王質碑云文中子生福祚
 福祚生勉勉生怡怡生潛質潛之季子為諫議大
 夫給事中終宣歙觀察使唐書有傳福時之子見
 於文藝傳者勗勗助勸勸
 大原府君召三子而教焉龔氏
 注云文中子三子福獎福祚福
 時福郊也
 書此以補世家之闕
 王無功遊北山賦序云余周人也本家于祁永嘉之
 際扈遷江左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銜建元之

國朝通志卷一
五
恥歸于洛陽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始則晉
陽之開國終乃安康之受田其賦云白牛溪裏岡
巒四峙信茲山之奧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
張超成市察俗刪詩依經正史組帶青衿鏘鏘擬
擬階庭禮樂生徒杞梓山似尼丘泉疑泗渙又注
云此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河南董恆南陽程元
中山賈瓊河南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
杜淹等十餘人稱爲俊穎而姚義慷慨同儕方之
仲由薛收以理達方莊周門人多至公輔而文中
之道未行然無功不及房杜魏何哉鄭毅夫論中
說之妄謂李德林卒於開皇十一年通時年八九

歲未有門人而有德林請見歸而有憂色援琴鼓
蕩之什門人皆霑襟關子明太和中見魏孝文如
存于開皇間亦一百二三十歲矣而有問禮於子
明是二者其妄不疑晁氏讀書志謂薛道衡仁壽
二年出襄州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其書有內史
薛公見子於長安用此推之則以房杜爲門人抑
又可知也

世說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說其言閎以
實有天下將治之象

張巨山讀管子曰讀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知其功業
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書多古字

如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世謂管仲為兄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為澤恩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愚謂管子乃尹知章注今本云房孛齡非也若據按張巨山名噪襄陽人官敷文閣待制見宋史列傳第二百四文苑七

地員篇云管仲之正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濱田悉徙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據此地之實數手實之名始見於此呂惠卿因以行手實之法蘇文忠論管仲之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蓋有激云傅子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

鄙俗古史謂多申韓之言以智欺其民以術傾鄰國有不貴之寶石璧菁茅之謀使管仲信然何以霸哉

管仲曰決獄折中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理呂氏春秋云臣不若弦章按說苑弦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為正

黃帝六相一曰蚩尤通鑑外紀改為風后弟子職漢志附于孝經朱子謂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為士因作此以教之若據按馬公驢以為蓋古塾師教條管子之作內政用以教士之子

晁景迂云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

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傳奕能辯之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司馬公謂不遠而復不離於德可以修身朱文公謂能嗇則不遠而復重積德者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

王弼注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為復

方伯暮文公高弟也其言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為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吾亦有取焉似與師說背馳

若璩按何肥瞻曰朱子與黃直卿手畢云伯暮不幸未去時亦

安靜明了但可惜後來一向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據此則方之所造可見其安靜明了或得之二氏者也王氏以為高弟蓋據陸放翁所作墓誌而云此條議論亦具載墓誌中伯暮名士繇一名伯休諱陽人

生之徒十有三韓非解老云四肢與九竅首章以有無字下斷句自王介甫始

朱文公謂名可名有名無名皆義常無欲是

說無欲

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有天下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湯武之征伐非利天下也無利天下之心而與天下同其利然後可以得天下

谷神一章養生者宗焉春秋繁露謂養生之大者在愛氣閑欲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

則氣多內充董子亦有得於此

文子者老子弟子也

序曰亦曰計然姓
辛名研字文子

其書稱平王問道

老子與孔子同時又云范蠡師之去平
王之時遠矣序謂周平王時人非也

其言曰玉在山而草木

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荀子取之譬若積薪燎後者
處上汲黯取之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明德后取之
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
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魏相取之
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董仲舒取之孔子無黔
突墨子無暖席班固杜甫韓愈取之心欲小志欲
大智欲圓行欲方孫思邈取之德均則眾者勝寡
力敵則智者制愚陸抗取之欲治之主不世出王

吉取之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解之至石必過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枚乘取之山有猛獸林木為
之不斬園有螿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
千里鄭昌取之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
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班固刑法志取
之人之將疾必先厭魚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
忠臣之語越絕劉子取之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
狸何休注公羊取之又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
易之行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
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皆見此書其
見於列莊淮南子者不可縷數

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
上汲長孺學黃老言故用文子之語顏注云積薪
之言出曾子當攷

戰國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
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孔叢子云老萊子謂子
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
以不弊漢藝文志老萊子與孔子同時若據按史記老
子傳亦云爾
當從國策

壺正子林列子之師也呂氏春秋云子產相鄭往見
壺正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然則與子產同時
列子以仕衛爲嫁於衛從一而終之歿靡它是之謂

正

列子言西方之聖人西極之化人佛已聞於中國矣
狐父之盜史記正義括地志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
東南三十里

東坡欲去莊子盜跖漁父篇而邵子觀物外篇謂盜
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
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

五峯云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畧不爲
無益若篤行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中無
真實妙義不可推而行也愚謂此讀莊子之法

伊川
一生
不曾看
莊列

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

曰不審主君所讀何書也與莊子同而小異漢古今人表作

輪

大宗師曰道可傳而不可受屈子遠遊曰道可受兮

不可傳敢問其所以異曰莊子所謂傳傳以心也

屈子所謂受受以心也目擊而存不言而喻耳受

而口傳之離道遠矣

朱文公謂庚桑楚一篇皆是禪

天運篇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

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

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

張而不能喻予又何規老聃哉太平御覽引莊子

曰云云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如飛

鴻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為鉤繳以

投之吾今見龍云云余口張不能喻舌出不能縮

又何規哉與今本異

初寮若據按初寮王安中號謂莊子之言風其辭若與風俱鳴於

衆竅掩卷而坐猶覺寥寥之逼耳

齊物論女以妄聽之奚張文潛銘商瑤曰造物則奚句法本此

飾小說以干縣令疏云縣高也謂求高名令聞有進士程文用

此犯聖祖名

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列子釋文公孫

龍字子秉

秉謂公孫龍也

魯雞固能矣注云大雞也今蜀雞爾雅雞大者蜀韓

文公守戒曰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是以蜀雞

為小也未詳

若據按昌黎熟于莊蜀木越字

荆公曰古之善事親者非事其親之謂也事其心而

已矣事其心出人間世

呂吉甫曰聖人之所以馘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

蓋孔氏與老丘同生於衰周莊子與孟子俱遊於

梁惠其書之言未嘗相及以此而已

以恬養知者主靜而識益明以知養恬者致知而本

益曰

向秀注莊子而郭象竊之郝紹作晉中興書而何法

盛竊之二事相類

支離疏鼓箠播精文選注作播糶

郭象注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

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李

太白云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其語

本此注又曰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

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邯鄲枕南柯守之說

皆原此意幽求子曰當其夢時觀山念木或志在

舟楫因舟念水因水念魚東坡夢齋銘意出於此

莊子稱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則滑釐墨者也

史記儒林傳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豈滑釐逃儒而入於墨亦若吳起之言兵歟

說苑載禽滑釐問墨子

庖丁解牛行其所無事也管子云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間也賈誼疏云解十二牛胡子知言云一目全牛萬隙開橫渠詩語也

王坦之著廢莊論而其論多用莊語胡文定春秋綱領有取於莊子之言其可廢乎

豫且事有二說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張平子東京賦所謂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者

也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曰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莊子所謂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者也

郭象注云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臟矣韓文公聽穎師琴詩無以冰炭置我腸本於此

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是非毀譽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邵子詩謂齊物到頭爭恐誤張文潛曰莊周患夫彼是之無窮而物論之不齊也而託之於天籟其言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然也此言自以為至矣而周固自未

離夫萬之一也曷足以爲是非之定哉雖然如周者亦畧稅駕矣

莊子逸篇

陸德明序錄曰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弘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乎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闕奕意修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二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乎所注特會莊生之旨

北齊杜弼注莊子惠施篇今無此篇亦逸篇也弘致元板作私致貴無之首作意修之旨

闕奕之隸與殷翼之孫遏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

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

司馬彪曰

元天山名

游鳧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齊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藏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爲魅祟也
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
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弃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

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

空閱一作門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孔穴

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

縛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曰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縛所以有謳歌者為人力不齊故促急之也

庚市子肩之毀玉也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

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對曰子路勇

且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

為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為鳳鳳之所居

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上天為生食其樹

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為寶天又為生離珠

一人三頭遞起以飼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

智左賢居上元板作居士

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

而舜師之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噉不義之水鮒竈額也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鮒竈額也

羊溝之雞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數以

惠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羊溝鬪雞處株魁帥也雞畏狸也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為見
鳳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

豫樟初生可孤而絕

鵲上高城之坳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

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金鐵蒙以大縹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

識之曰其口窮踣其鼻空大其服博其睫流其舉

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與而牛舍

青鷄愛子忘親司馬彪曰鷄鳥專愛其子而忘其母也

聲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

善子一足而超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

矣

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

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酒尊也

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

羌人灰燔而揚其灰

子張見魯哀公不禮士也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

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

之好龍室彫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

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

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

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流脈並作則為驚怖陽氣獨上則為癩病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而不

見鶴以五鈞射者見鶴而不見雀

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

喻聖主之法明
奸至不敢蹈也

趙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

使無驚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

昔吾先君伐衛克曹退為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

今一朝田而曰必為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將救

之簡子愀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還

車輟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集梁君下車殼弩一作弓欲射之道

有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

孫龍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

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

之時齊一作宋天旱三年十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

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

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

里者何為有德於天而惠施於民也今主君以白

鴈之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

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人獵皆

得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一作肉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輒

者也一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為傷壽故不

食之作撮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韋子佩天下無道我負

子戴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

形兆垠堦勒石凡千八百餘處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

始規二旬而葉成鷓為鷓鴣為布穀布穀為鷓此物變也盧敖見若士深目鳶肩

禮若亢鋸之柄亢舉也禮有所斷割猶舉鋸之柄以斷物也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弃之已母曰

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

淫泆之行好學為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若矇按余孫名

學翼取此漢七畧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

篇今皆亡傳莊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鴻烈多襲其語唐世司馬彪注猶存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

類聚太平御覽間見之斷圭碎璧亦足為篋櫝之

珍博識君子或有取焉

若據按漢嚴遵老子指歸引莊子甚多皆不見今莊子書其為逸篇可知備載

之以補王氏之漏焉 任車未虧童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割也一指麾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雲曾繳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為牡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獸食牛馬劍戟不能難也故連滴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化為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 我之所以為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為身者非身之所以為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為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 道之所生天之所與始始干不始生生于不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氏人愈醜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姦兇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眾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遂伎彫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衰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俊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斷肌膚斷四支疏遠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盜賊愈多 夫飢而停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灰胸中有痕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剝也蚤重著面不可射也蟻蝨著身不可斫也 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成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予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 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 夫嬰兒未知而忠信丁仇讐及其壯大有識欺給兒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路之獸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

太平御覽引蘇子曰蘭以芳自燒膏以明白燐翠以

羽殃身蚌以珠致破蘇秦能為此言而不能保其

身漢書楚老父之言本於此文字引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

尸子曰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

也又曰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

八年而服師曠漢書稱孝已莊子稱蒲衣子其事

見此太子晉事見周書

鄒陽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尸子謂孔子至於勝母

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也荷彼耒耜耕

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雷澤也旱則為耕者鑿

瀆狩則為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
父母文心雕龍舜之祠田云荷此耒耜耕彼南畝
四海俱有謂之祠田豈它有所據乎

狩元板
作儉

程子見家語子華子見莊子近有子華子之書謂程
本字子華即孔子傾蓋而語者後序謂鬼谷子之
師水心銘鞏仲至所謂程子即此書也朱文公謂
詞艱而理淺近世巧於模擬者所為決非先秦古
書

韓子內儲說謂叔向讒萇弘按左傳哀三年周人殺
萇弘叔向之沒久矣

韓子曰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

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以商鞅之法為殷法又託
於仲尼法家侮聖言至此

五蠹曰周去秦為從朞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
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按史記赧王倍秦與
諸侯約從衛為衡之事未詳

說疑曰有扈氏有失度謹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
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
之臣也崇侯優施事甚著古今人表桀時有雅侈
餘皆闕呂氏春秋云夏桀淶於羊辛岐踵戎殷紂
淶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淶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
王淶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淶不當古今

人表桀時有干辛榮夷終卽榮夷公虢公鼓卽虢

石父墨子云夏桀淫於子辛推峻

韓子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愚按史記

商君傳不言燔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

之無異也

又云吳起教楚悼王損不急之枝官注謂非要急若

樹之枝也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爲政者亦損其閑

宄宋景文詩何言漢樸學正似楚枝官枝官二字前未有用者

又云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

章而憲令之法息愚謂堅白公孫龍之言也無厚

鄧析之言也

漁者持鱸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賁諸呂太史西

漢手筆曰利之所激深宮之女皆儀秦也文法本

此

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後魏崔浩謂王猛之

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

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筆墨

哇逕皆有自來

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劉

夢得用此語恃字作俟

距鼻之費金璧西門豹之納壘戰國之時官邪賂章

毀譽決於左右之口於此可見若阿卽墨之斷者

幾何人哉

趙之郭開齊之后勝皆受秦間金魏信陵之以毀廢亦以萬金為開三國遂墟矣

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此名言也

鄭長者之書見漢藝文志

若據按人主二句見韓非子為齊宣王之語宣王聞之鄭長者有言

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方為長者語王氏漢藝文志攷證却合

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斯言不可以韓

非廢

若據按韓謂搖木者拊其本張綱者引其綱

韓子謂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高赫

若據按史記作共呂氏春秋作赦淮南人

間訓與韓子同

為賞首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

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

其妄然傳記若此者眾說苑周威公問於甯子曰

取士有道乎甯子曰楚平王有士曰楚倅胥正負

客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城濮在楚

成王時以為平王謬矣

甯子甯越

又曰晉平公好樂多賦

斂治城郭有咎犯者見門大夫以樂見平公內之

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又曰石乞侍坐於屈建

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又曰介子推行年十五而

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

荀息聞之上書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

子其上按犯建子推息四人事蹟皆在前劉子政

博極群書何述紀之誤也新序楚共王逐申侯晉

文公遇欒武子葉公諸梁問樂王鮒皆不同時

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戰

國策云延陵王誤也鮑氏改王為君亦未之攷
 韓子云吳起欲攻秦小亭置一石赤菽東門外令人
 能徙此於西門外者賜之上田宅人爭徙之乃下
 令曰明日攻秦能先登者仕之大夫賜之上田宅
 於是攻之一朝而拔呂氏春秋云吳起治西河欲
 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
 明日有人能債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
 晏矣莫有債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
 試往債表不得賞則已何傷往債表來謁吳起起
 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
 罰愚按商鞅入秦在吳起歿後二十一年徙木予

金其祖吳起之遺智歟

赤菽元板
作赤黍

說文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
 沙瞿子使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一魚焉又
 曰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漬沙雖十宿沙不能得
 也

鶡冠子博選篇用戰國策郭隗之言王鈇篇用齊語
 管子之言不但用賈生服賦而已柳子之辯其知
 言哉

戰國策鄭璞之說亦見尹文子

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瞽不聾不能為公見慎

吳子

吳子曰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柳子佩韋
賦桑弘和而却武兮渙宗覆而國舉桑謂承桑氏
也一木改桑
為乘誤

程子曰韓信多多益辦是分數明按孫子治衆如治
寡分數是也杜牧注謂韓信多多益辦

漢景帝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
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
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本李克
對魏文侯之言見說苑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

韓子謂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跡華山之博也蔡邕謂
唯郭有道無愧曰黎猶不免諛白樂天立碑詩曰

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

若璩按番音波番吾趙地名漢為蒲吾縣今之平山縣也李吉甫言

周武帝時除天下碑
唯林宗碑詔特留

鬼谷子午合篇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呂

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

孫子用間篇當參攷伊呂聖人

之耦豈詭遇求獲者此戰國辯士之誣聖賢也伊尹三聘而起太公辟紂海濱當取信於孟子若璩按王氏竟忘伊尹事出孟子

尹知章序鬼谷子曰蘇秦張儀往事之受捭闔之術
十有二章復受轉丸脰篋三章然秦儀用之裁得
溫言酒食貨財之賜秦也儀也知道未足行復往
見其言所受於師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有傾
河填海移山之力豈可更聞至要使弟子深見其
聞與乎先生曰為子陳言至道齊戒擇日而往見

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

文心雕龍云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

程子曰秦儀學

於鬼谷其術先揣摩然後押闔捭闔既動然後用鉤鉗

蒯通善為長短說主父偃學長短從橫術邊通學短

長史記索隱云戰國策亦名長短書

鬻熊為周文王師著書二十二篇諸子之最先者今

存十四篇列子天瑞篇引運轉無已天地密移力

命篇引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賈誼

書引文王武王成王問皆今書所無

呂氏春秋曰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

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朱貴已孫臏貴勢王

廖貴先兒良貴後荀子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

先老子有見於拙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

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墨子有見於齊兼

愛也陽朱貴已為我也呂氏以孔子列於老氏之

後秦無儒故也

迂齋云梓人傳規模從呂氏春秋來愚按呂氏分職

篇云使眾能與眾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

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匠

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

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

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

賞匠巧也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柳子立意本於此

劉向論起昌陵疏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本於呂氏春秋

說苑晉太史屠餘見晉平公之驕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愚謂平公後三年晉未亡也是時兩周末分亦無周威公呂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見晉公之驕高誘注以為晉出公當從呂覽然晉政在大夫久矣非以驕亡也屠黍不可謂知幾孔叢子公孫龍臧三耳呂氏春秋作藏三牙

賈誼疏壹動而五業附新書云五美見五美篇業字當作

美千曰春分好月晉人春想味食樂皆感於

六韜曰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賈誼之言本此韓非子亦云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黃帝曰日中必蕪操刀必割顏注此語見六韜主上之操也語出尉繚子曰

淮南詮言訓曰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張夫人諫苻堅之言本於此

賈誼書云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熅物

時熟吳斗南謂漢郊祀歌后土富媪昭明三光媪
當作媪

鹽鐵論文學曰臧文仲治魯勝盜而自矜子貢曰民
將欺而況民盜乎文仲子貢不同時斯言誤矣

仲長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此寒
暑之方驗於人也均之蠶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

溫而飽之則引日少此寒溫飢飽之為修短驗於
物者也論養生者盍於此觀之

用冷生醫家則尚溫以血脈以煖通 若
據按暑氣多天寒氣多壽出淮南墜形訓

淮南子曰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
同喜怒為別其時異也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

蟻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亦見文子此

柳子種樹傳之意

文子蠶蟲雖愚不害其所愛注云鼈蠶無耳淮南子

曰狂馬不觸木獬狗不自投於河雖蠶蟲而不自
陷又況人乎又曰馬蠶蟲也注云喻無知孝皇問

王季海若璩按季海名准金
華人孝宗朝丞相曰蠶字何以從龍從耳對

曰山海經龍聽以角不以耳山海經檢
此語未見

傅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
飲則小盈伊川謂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

抱朴子論仙篇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仲舒儒
者豈肯為方士家錄蓋依託也

又按漢禁中起居注即西京雜記所謂葛洪家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通典云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荀悅申鑒曰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

史所記王命之副也

若璩按隋經籍志謂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正同蓋周時內

祛惑篇有古強者云孔子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

上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摘三折今乃大悟史記世

家韋編三絕鐵摘見於此

摘一作撻此方士寓言也

魏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畧之說言

三畧者始見於此

漢光武詔引黃石八記未有三畧之名

含神霧云風后

為黃帝師又為禹師化為老子授張良書今有素書六篇謂黃石公圮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畧為是荆公詩云素書一卷天與之

太平御覽引鄒子曰朱買臣孜孜修學不知雨之流粟此鄒子之書非戰國之鄒子也

慎子曰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

不肖之禮

見初學記

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言事不可常

也謂禮從俗則非

尸子曰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又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

子之朝自是已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愚謂為邦必放鄭聲此孔子之言也豈有抱鐘而朝之言哉程子謂未有心蠹而能用管仲者於鄭簡公亦云

論衡蓋蔡中郎所祕玩而劉氏史通譏之曰充自紀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荅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名教之罪人也葛文康公若璩按文康名勝仲字魯卿丹陽人見文苑傳亦曰充刺孟子猶之可也至詆訾孔子以繫而不食之言為鄙以從佛胥公山之召為濁又非其說

駢舊館而惜車於鯉又謂道不行於中國豈能行於九夷若充者豈足以語聖人之趣哉即二說觀之此書非小疵也呂南公謂充飾小辯以驚俗蔡邕欲獨傳之何其謬哉

家語問舜冠謂魯哀公問於孔子尚書大傳以為成

王問周公

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餘糧

宿諸畝首餘糧棲畝本於此

劉邵人物志曰易以咸為德以謙為道老子以無為德以虛為道愚謂咸言虛而不言無與老氏異

宋咸注法言云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

亦不常絕

或問賢曰顏淵黔婁四皓韋子成王介甫曰出乎顏淵則聖人矣出乎韋子成則衆人矣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此韓非語也余襄公謹箴用之

杜牧注孫子序云孫武著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因注解之攷之史記本傳

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非筆削為十三篇也何校本云注八字亦正文

莊子楚狂之歌所謂逃陽人皆不曉胡明仲云荆楚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為

逃陽其虜多刺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足若據按問楚中人亦

云不識逃陽草但有一種花名刺子其袖條可食兒童呼為陽馬葦恐即逃陽草

困學紀聞卷十

困學紀聞卷十一

此篇見前卷第十一

困學紀聞卷十一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考史

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姚氏云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鮑氏失於攷

呂成公麗澤集文取此篇

鄒忌不如徐公美新序云齊有田巴先生行修於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巴改製新衣拂飭冠帶顧謂其妾妾曰倭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倭過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倭問

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佞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
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與鄒忌之言略同
洪景盧謂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晏子與管子內言
戒篇相似蓋傳記若是者多矣

齊負郭之民有狐咥者正議閔王斲之檀衢按呂氏
春秋貴直論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
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
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
器陳於廷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
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
遊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五日其辭曰先出也

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
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斲
王曰行法狐援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
居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
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斲之東閭每斲者以吾
參夫二子者乎漢古今人表作狐爰注卽狐咥也
愚謂殺諍臣者必亡狐援其洩治之類乎

齊威王封卽墨大夫燕取齊七十餘城唯莒卽墨不
下田單以卽墨破燕齊王建將入秦卽墨大夫入
見畫臨晉武關之策建不聽而亡吁何卽墨之多
君子也建能聽卽墨大夫之謀則齊可以勝秦矣

國未嘗無士也

太平御覽引戰國策曰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係山據險擅利而處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爲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牧採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故奪其所愛今本無之

樂間入趙燕王以書謝焉新序以爲惠王遺樂毅書新序樂毅書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

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言司馬憲招大國之威求相與漢平津侯爲三韓子云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是又一人也

禹貢正義鄭康成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姚宏云戰國策遺逸如司馬正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引九門本有宮室而居今本所無

晏元獻論秦穆公以由余爲賢用其謀伐戎夫臣節有死無貳戎使由余觀秦終竭謀慮滅其舊疆豈鍾儀操南音樂毅不謀燕國之意哉秦穆之致由余而闢戎土也失君君臣臣之訓矣元獻之論有補世教故錄之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彫其俎其事見韓

子由余對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國之不服者三十三

薛士龍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卽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今按毀譽者乃佞臣周破胡見列女傳若璩按士龍名

季宣永嘉人卽前所謂薛常州也齊威之霸三語乃使還言於孝宗以攻其左右者

大事記魏以田文爲相解題曰田文與孟嘗君姓名適同而在前呂氏春秋審分覽作商文所載吳起問荅與史記略同西山讀書乙記謂田文游俠之宗主以主少國疑自任未知其可也誤以爲孟嘗君

王逸云屈原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強幹弱支則三姓至漢初猶盛也莊子曰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甲氏其卽屈氏歟秦欲與楚懷王會武關昭睢屈平皆諫王無行襄王自齊歸齊求東地五百里昭常請守之景鯉請西索救於秦東地復全三閭之賢者忠於宗國所以長久

陳軫傳卞莊子刺虎戰國策作管莊子索隱引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

晉楚之爭霸在鄭秦之爭天下在韓魏林少穎謂六國卒并於秦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也其遠交也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齊其近攻也今年伐韓明年伐魏更出迭入無寧歲韓魏折而入於秦四國所以相繼而亡也秦取六國謂之蠶食蓋蠶之食葉自近及遠古史云范雎自為身謀未見有益於秦愚謂此策不為無益然韓不用韓玘魏不廢信陵則國不亡

若璩按韓玘亡韓事不經見僅李斯上書短趙高云宋子罕劫君齊田常取國繼以信高之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斯與同時事定有據而王氏用此亦新矣哉

周赧王卒於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公而東周君

猶存也壬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

自丙午至壬子繫周統于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

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繫秦若璩按通鑑已然朱子以為

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

七國齊魏趙韓皆大夫篡楚為黃秦為呂唯燕為舊

國召公之澤遠矣惠王不用樂毅太子丹乃用荆

軻其能國乎若璩按楚為黃者僅幽王悼十年悼卒而猶立是為哀王仍考烈王所親生也秦長安君亦爾惜讀史者不能

析別

老泉謂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疆

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愚謂取蜀則楚在掌中矣

白起所以再戰而燒夷陵也

魯仲連書富比乎陶衛延篤注戰國策云陶朱公子
荆王邵云魏毋封陶商君封衛今按商君封於商
非封衛也

李文叔書戰國策曰為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為

不易得使秦漢而後復有為是說者必無能載之

者矣愚觀董晉之荅回紇語李懷光譚若璩按文苑
英華作談忠

之說劉總詞氣雄健有先秦風韓杜二公之筆力

足以發之也董晉行狀燕將錄 若璩按董晉行狀曰先皇帝時公
副李涵使回紇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壇取回紇力

焉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
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壇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
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詩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
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于蓋而畜馬蕃者非
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公拜李懷光反公知其謀與夫此合也患之遣
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

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

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

公能事彼而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成者也故求其同罪

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

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議

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燕將錄曰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
城十二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

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朱泚稱
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

郡國往往吳兵者抵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為無事自元
和以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

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東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
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為強矣然從史繞塹五十

里萬載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歿墳杵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
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鷲一可支百者累數

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城數千里
倚渤海墻太山壘大河精甲數億鈐劍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渾趙首

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
天子巨謀鐵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併倡顛駁之臣顏澠

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
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其能

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今幸柱大教吾心定矣

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於豐沛天道

之倚伏可畏哉

史記昭王五十一年報王辛皇甫謐曰高祖生若璩按臣贊以高帝為漢王年四十二則生於秦

莊襄王四年甲寅是亦秦亡之歲哉

秦莊襄王元年滅東周三年

若璩按秦本紀為四年此從六國表

始皇立而

柏翳之秦亦滅二世元年廢衛君是歲諸侯之起者五國三年而秦亡然則滅人之國乃所以自滅也

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宋明帝

給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一日安敢

遠期十歲乎真帝王之言哉

魏公子退讓而口不忍獻五城尹翁歸不私而不敢

見其邑子是以君子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箝語燔書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鹿東蒲高

欲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

韋昭洞曆記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闕

歌

古歌尚質必無秣馬金闕之語蓋依託也

賈生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春秋時殽桃林晉

地非秦有也

若璩按秦孝公亦非春秋時

史記正誤

索隱正義史刻通鑑考異古史大事記解題所改正者皆不著

五帝本紀列黃帝顓辛堯舜謂孔子所告宰予儒者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德繫姓章矣書缺有間乃時見於他說五峰胡氏曰仲尼繫易歷敘制

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犧農黃帝堯舜氏蓋以是爲五帝也而顓辛無聞焉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爾朱文公曰易大傳孔聖之言八卦文字之祖何故遺而不錄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書正義曰舜年六十二爲天子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明矣史記皆謬

夏本紀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左傳正義曰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尚有百

載乃滅有窮本紀不言羿浞之事是遷說之疎若據按左

傳正義與史記索隱正義正同

殷本紀祖乙遷於邢書正義曰鄭卒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書序違非也

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爲卽位六年遷說妄也若據按孟子敘太甲亦兩三年字蓋凡六年而後復歸亳與今孔書異詳尚書古文

疏證卷四第六十條

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

宗彤日及訓與書序相違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
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皇王大紀曰以其世
攷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誤也
太戊為太甲之孫三代表云太戊小甲弟則亦是沃
丁弟太甲子書正義謂本紀世表必有一誤

周本紀不甯未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不甯以失其
官而奔戎狄之間周語云不甯自竄于戎狄之間
韋昭云不甯去夏而遷于豳詩正義按公劉之篇

公劉避亂適豳公劉者不甯之孫
若據按竄戎狄者不甯
適豳者公劉乃二事一
當太康一
當桀也

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日虞仲大姜生季歷左傳正
義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大伯別母遷言疏繆
大伯虞仲辟季歷適荆蠻若有適庶不須相辟知
其皆同母也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歐陽
公以為妄說五峰胡氏曰詩人言文王受命指其
至誠動天得天人之助耳李子思曰以虞芮質成
之年為文王興王業之初則可而謂文王於是自
先稱王則不可朱文公謂武成有惟九年大統未集
之說若在位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處
數起亦未見史遷全不是歐公全是不若兩存之

劉道原曰遷不見古文尚書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孔安國見武成篇故泰誓傳曰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劉歆三統歷以為九年若據按九年大統未集出孔書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二十六條

武王祭于畢觀兵盟津歐陽公曰伯夷傳又載父古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程子曰觀兵必無此理人

曰天命絕則紂是獨夫豈容更待三年林氏曰漢儒以觀政轉為觀兵而為周師再舉之說若據按觀政亦出孔

書辨見同上

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禮記正義曰追思先聖乃封之與樂記未及下車義反當以記為正

襄王母早歿後母曰惠后生叔帶左傳曰母弟俱是惠后所生正義曰史記謬也

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呂成公曰古史案汲冢紀年共伯和于王位故諡共和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推是而言則厲宣之間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為政者莊子曰共伯得之於正首五十五書五堯曰堯舜封棄於郟號曰后稷詩正義曰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郟必是堯之封故箋傳皆以為堯本紀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武王伐紂十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書正

義曰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
枯骨朽著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
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
也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書正義曰孔
傳云穆王即位過四十矣不知出何書遷若在孔
後或當各有所據

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為秦穆
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
公以五羖羊皮贖之范太史曰商鞅傳又載趙良
之言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於秦客被褐

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
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朱文公曰按左氏

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

若據按孟子言百里奚先去虞自不至為晉所

虜益知井伯者另一人且史載穆公四年乙丑迎婦於晉左則僖五年丙寅以媵秦穆姬亦差一年

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
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詩正義曰鄭氏
詩譜言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則是
全得西畿與本紀異按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
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為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
唯自岐以西也如本紀之言文公獻岐東於周則
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

明襄公救周卽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

呂后本紀夾漈鄭氏曰遷遺惠而紀呂無亦獎盜乎

若臻按漢書有惠帝紀帝崩卽紀高后不紀兩少帝豈無因

樂書得神馬渥洼水中爲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爲歌中尉汲黯進曰云云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說齋唐氏曰按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而元狩二年春三月丞相弘薨則先元鼎四年已八年矣汲黯傳渾邪王降之歲汲黯坐法免官隱田園者數年至更立五銖錢復起爲淮陽太守

守居淮陽十歲而卒按武紀昆邪之降在元狩二年而行五銖錢在五年又十歲則元封四年也其去太初四年尚六年則汲黯之卒亦久矣今樂書乃云得大宛馬而作天馬之歌汲黯嘗有言而公孫弘又從而譖之不亦厚誣古人哉況黯在在武時始爲謁者遷滎陽令稱疾歸乃召爲中大夫又出爲東海太守又召爲主爵都尉又公孫弘請徙爲右內史數歲而免官又數歲而起爲淮陽太守則未嘗爲中尉也假使黯之言在馬生渥洼之年則弘之歿固已久矣漢書司馬遷傳言史記十篇有錄無書而注言樂書亦亡則此非遷之作明矣

使遷在當時而乖舛如此不亦繆乎

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彗武吳氏曰蒼龍朱鳥彗武各總其方七宿而言咸池別一星名晉天文志所謂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圍者是已豈所以總西方七宿哉又列參白虎於昴畢之後何其類例之駁也

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三年敬王崩周本紀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國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左傳正義曰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

傳終矣與史記不同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錯故班固以文多抵牾按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宋忠注引太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忠不能定也帝王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經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是世本與史記參差不同書籍久遠事多紕繆杜違史記亦何怪焉

吳世家以光爲諸樊之子僚爲夷昧之子左傳正義曰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

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為說也杜言光吳子諸樊子用史記為說也班固云遷采世本為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馮故杜以史記為正

傳言大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文身斷髮自辟害耳遠適荆蠻則周人

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遷之謬

傳考之斷髮文身蓋仲雍太伯無與焉若據按近益辨論語虞仲亦非仲雍蓋虞仲乃逸民非繼世有土之君也

石林葉氏曰以春秋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通鑑外紀曰左傳哀二十四年閏月哀公如越季孫懼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在吳亡後二年也嚭入越亦用事安得吳亡即誅哉

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書正義曰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壁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

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書正義曰此篇是致政之後言雷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遷妄為說爾

衛世家莊公娶齊女為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生子早歿陳女女娣生完完母歿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詩正義曰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為夫人左傳言莊姜以為已子云完母歿亦非也

武公殺兄篡國呂成公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
 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于國計其初即位
 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其伯而篡立則共伯
 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歿乎
 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
 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
 安得猶謂之髦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
 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若據按東萊此論亦本之小司馬索隱而援證至為精詳王詹齊猶作騎髦之見者何與
 初宣公夢夫人夷姜左傳正義曰烝淫而謂之夫人
 謬也

鄭桓公世家云宣王庶弟年表云宣王母弟詩正義
 曰世家年表自乖異

虢郟果獻十邑桓公竟國之詩正義曰詩譜武公卒
 取十邑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馬遷見國語
 有史伯為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
 傳會為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虢郟為大則
 八邑各為其國非虢郟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

左傳正義曰案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郟非獻邑也遷之言皆謬若據按詩集傳檜下誤亦同馬遷

齊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時獻公因徙薄
 姑都治臨菑詩正義曰詩烝民云仲山甫祖齊傳
 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

薄姑遷於臨淄以爲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
異毛公在遷之前其言當有據

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鞏之功頃公朝晉欲尊
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景公十二年齊頃
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左傳正義
曰此時天子雖微諸侯並盛晉文不敢請隧楚莊
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爲一戰而勝
便卽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齊侯朝于晉
將授玉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授玉
以爲將授王遂飾成爲此謬辭耳

魯世家哀公奔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左

傳正義曰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
卒於其家也遷妄耳

齊世家周西伯昌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
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
太公爲本謀石林葉氏曰其說蓋出六韜夫太公
賢者也其所用王術也其所事聖人也則出處必
有義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太公於文王爲忤
合而孫武謂之用間且以嘗爲文武將兵故尚權
詐者多並緣自見說齋唐氏曰三分有二而猶事
商在衆人必以爲失時三后協心而後道洽在常
情必以爲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惻怛

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浹於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豈矯拂而偽爲亦出於自然而已彼太史公會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囚羗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又曰周公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苟簡之說殆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
否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速成之功者藉此以爲口實其害豈小哉

晉世家鄂侯郤立六年當魯隱公五年卒子哀侯光立詩正義曰案左傳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翼

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 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

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

也 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詩正

義曰案左傳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

聚而處之則城聚以處羣公子非晉都也言命聚

曰絳非也 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周作晉文侯命夾漈鄭

氏曰于時去文侯十有五世而誤以文侯爲重耳

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爲秦穆夫人夷吾母重

耳母女弟也左傳正義曰案傳申生之母本是武

公之妾武公末年齊桓始立不得爲齊桓女也號
射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舅三母不得爲姊妹也
皆遷之妄夫文於十餘世而歸以文歸爲重耳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傳正義曰邑姜
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爲武王夢也薄
姬之夢龍據其心燕姑之夢蘭爲己子彼皆夢發
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遷之妄而文於十餘世而歸以文歸爲重耳
陳世家桓公鮑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
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太子免之三
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與蔡人共殺厲公
而立躍是爲利公詩正義曰案左傳桓五年文公

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爲
佗殺免也六年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
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與佗一
人不得云爲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
躍卒則厲公卽是躍躍旣爲厲公則無復利公矣
旣誤以佗爲厲公又妄稱躍爲利公世家言佗歿
而躍立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
春秋躍卒在桓十二年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左
傳正義曰束皙言遷分一人以爲兩人以無爲有
謂此事也右據按索隱亦辨其
誤而此援證尤精
舜居媯汭其後因姓媯氏左傳正義曰世本舜姓姚

氏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為媯謂胡公之前已姓媯妄也

楚世家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詩正義曰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謬也世家又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鄭語以八姓為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徙居黎職故本之黎也左傳少暉氏

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謬

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為楚武王左傳正義曰杜注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劉炫以世家規杜云蚡冒是兄不得為父

莊王即位三年伍舉入諫曰願進隱患按莊王時有嬖人伍參其子伍舉在康王時康王莊王之孫呂氏春秋審應覽云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成公賈入諫曰願與君王讜新序云士慶然則非伍舉也

燕世家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

也朱文公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史記蓋傳聞此說之誤

三代世表稷契皆爲帝嚳之子堯亦帝嚳之子左傳正義曰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案鯀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共爲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

杞世家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復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爲殷後詩正義曰書序微子之命是宋爲殷後成王始命之樂記武王投殷之後於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未爲殷後也成王命爲殷後當爵爲公地方百里史記以爲成王之時始封

微子於宋與樂記又乖

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蔡叔周公弟也左傳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爲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杜從之

聃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爲說

若據按毛叔鄭見周本紀杜註名聃非

魏世家三十六年惠王卒左傳後序曰古書紀年篇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

後王年也朱文公曰惠襄哀之年見於竹書明甚
史記蓋失其實邵子皇極之書乃從史記而不取

竹書

若據按此余從史記
詳孟子生卒年月考

太史公曰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
之佐曷益乎史通曰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為主必
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

若據按索隱引譙周語已辨天之
亡者由有賢而不用不待史通也

趙世家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左傳正義曰案傳
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
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以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
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為成公姊賈服先
儒皆以為成公之女故社從之

若據按衰內子為
社隗文公女則妾

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又云公孫杵臼取
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左傳正
義曰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與同括
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輒翦其間
如此專恣呂成公曰史記失於傳聞之差是時晉
室正盛而云索莊姬子於宮中晉宮中自有紀綱
不容如此趙朔已亡而云與同括同時死以二者
考之見其誤

若據按事之徵信史不若傳傳不若經余嘗以經案此
事成公八年大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不聞有趙朔

蓋朔已前死矣朔死而武生於見年已七歲從母畜公宮無遺腹之說雖
收其用以韓厥言輒反之冠而見卿大夫皆歷歷訓戒無庸有為客匿孤
之事趙世家似得諸傳聞其殆莊
生鮒魚之辭賈生鵬鳥之對哉

孔子世家王文公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

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滴水李氏曰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者識會稽之骨辨墳羊之怪道楛矢之異測桓釐之災斯以為聖而已矣何其陋也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

伯夷傳朱文公曰孔子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傳但見伯夷滿身是怨致堂胡氏曰叩馬之諫孔氏未嘗

及也

程子曰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仲尼弟子傳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

通鑑外紀曰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者數矣一不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備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擅權晉以衰弱修兵休卒安能強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強此安能伯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為是而存亡遷之言華而少實哉

有若狀似孔子共立為師宋景文公曰此鄒魯間野人語耳觀孟子書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坐之論乎

宰予與田常作亂龜山楊氏曰田常為亂於齊齊君蓋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其為齊

君而歿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闕止字子我歿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為宰我也

若據按洪景廬曰孟子載三子

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歿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歿於田常更可見矣此虛會為尤妙云又按因闕止字子我與宰字字相涉而誤亦索隱之言

孟子列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葛氏

曰於孟子無所見但有對滕文公之語

刺客傳說齊唐氏曰諸侯棄甲兵之讎為盟會之禮乃於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君臣之義有歿無隕專諸感公子光之養而親刺刃於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纔終老母之年遂殺身

以為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於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乃引而寘諸四子之間不亦薰蕕之共器乎

張叔傳未嘗言案人呂成公曰景帝誅鼂錯時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之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廷尉歐即張歐也安得為不案人哉則歐固謹於細而略於大也

若據按何紀瞻曰此景帝納袁盎之說自示意於丞相等行之非張叔所欲案劾也錯之門誅也冤矣或譏其不能如釋之之守天子法則可耳

商君傳趙良曰五殺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

置晉君呂成公曰秦穆納晉惠在僖九年納晉文

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九年

若據按九當作六

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為勸百而風一江氏案曰雄

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贊

附益之

若據按此小司馬固言之矣

滑稽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

史通謂以後為先

貨殖傳子贛廢著鬻財史通曰太史公述儒林則不

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

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酷吏周陽由傳與汲黯俱為忤司馬安之文惡俱在

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

漢書

呂成公曰吾觀

汲黯廷折公孫弘質張湯揖衛青所謂眼高四海

空無人者也被周陽由狐豚腐鼠何足以辱同車

而反謂黯不敢均茵馮班固之陋至此愚按班史

實本於史記

自序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

失其政而陳涉發迹夾漈鄭氏曰湯武仗大義平

殘賊易謂順天應人烏可與陳涉同日而並議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作孟子

荀卿傳鄭氏曰孟子距楊墨荀卿亦非墨子儒墨

固異矣豈嘗獵其遺文哉

若璩按何祀瞻曰獵儒墨之遺文謂附見於傳諸子也明禮義之統

紀謂荀絕惠王利端謂孟夫溲或讀之不詳

仁者有乎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傳鄭氏曰游俠之徒未足為煦煦子子之萬一況能當仁義之重名乎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西山真氏曰列儒者於陰陽墨名法道家之間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一爾而不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家之所長儒者皆有之其短者吾道之所棄也談之學本於黃老故其論如此

封禪書皇王大紀曰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為太平盛典然

登不徧於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入懷宴安不行五載一巡守之制出崇泰侈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鑄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反事與聖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鑄文告成是故攷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謬

魯世家開金滕書呂子進曰考之於書啓金滕之書在周公未薨前而無揃蚤事此蓋一事傳之者不

同耳

掄元板
作楠

張釋之傳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張廷尉事景帝歲
 餘為淮南王相洪氏曰漢百官公卿表文帝即位
 三年釋之為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
 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歐為廷尉則是釋
 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匈奴傳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其後三百有餘歲戎
 狄攻大王亶父王氏選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
 自亶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
 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歲
 未知何所據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服於秦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

魏絳和戎翟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霸西

戎史記差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若據按

者北戎非西戎
也王氏未及辨

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

通曰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諡此之不實昭然可見

蘇氏曰田常之時安
知其為成子而稱之

周本紀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愚狐秦始皇

本紀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

沒水求之弗得滴水李氏曰是時泗水在彭城宋

之分九鼎何緣而至宋夫取九鼎者秦昭襄王也

始皇乃莊襄之子也世數年歲相去不遠始皇東遊過彭城於泗水欲出周鼎竟不得兩說抵牾如此

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曹氏曰自戴公至襄公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甫既佐戴公而能至于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朱子曰太史公蓋本韓詩之說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辭古奧亦不類周世之文

殷本紀曰微子數諫紂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而死箕子佯狂為奴而後太師少師挾

其祭樂器以奔于周武王乘此東伐劉氏度曰以

書考之太師即箕子也少師即比干也若據按周本紀明著太師名疵

少師名彊若已殺比干囚箕子則所謂太師少師奔

周者又何人也宋世家曰箕子不忍彰君之惡乃

佯狂為奴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諫而死微子

曰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勸微子遂行及武王伐

商微子遂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以降于

周今以論語考之微子則先去箕子奴次之比干

死又次之聖人之言固有次第且微子已行矣則

武王伐商之際何反歸于國以自取面縛之辱也

蔡氏沈曰按左傳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所謂

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遜於外耳

伯夷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
邪程子曰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
如曰顏何為而天距何為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
理非知天也

秦廢太后逐穰侯朱文公曰經世書只言秦奪太后

權蓋實不曾廢

若據按戰國策亦是廢

孔子世家匡人拘孔子益急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

臣於衛然後得去致堂胡氏曰穆公末武子之子

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

卒歷定公獻公

若據按甯氏滅於獻公于

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

八年而孔子來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兪也其年

當百有五六矣何子長之疎也

三年不蜚不鳴楚世家謂伍舉進隱於莊王滑稽傳
謂涪子髡說齊威王此一事而兩見然莊王時嬖
人伍參見左氏傳舉其子也新序以為士慶呂氏
春秋以為成公賈不言伍舉

困學紀聞卷十一

困學紀聞卷十一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困學紀聞卷十二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考史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
 卜筮存本草素問以方技存其天平新安王晦叔
 云程子曰素問必出於戰國之末
 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見于王莽
 傳蓋古之遺言也與邵子觀物同
 司馬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巡
 天迢迢度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
 人安肯泣路傍洒淚畱叢筠二詩可以祛千載之

惑

天官書云熟五斗米頃李商隱李賀小傳如炊五斗黍許時本於此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使趙葱顏聚代李牧牧不受命此非為將之法頗牧特戰國之將爾易之師曰行險而順

若據按樂毅便有賢將之風

太史公傳周陽由云與汲黯俱為忤黯之正直所謂仁者有勇剛毅近仁者也謂之忤可乎周陽由蝮鷲之靡爾其可以與黯並言乎汲鄭同傳猶不可而以由與黯俱是鸞梟接翼也

賈生弔屈原曰謂跼蹐廉注楚之大盜曰莊躄韓非

子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躄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躄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躄者楚莊王苗裔也以其眾王滇此又一莊躄也名氏與盜同何哉

淮南人間訓曰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鄠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

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於是陳勝起於大澤秦擊越之事詳見于此大事記在始皇三十三年解題不引鴻烈書錄此以補遺淮南王諫伐閩越其言畧同

太史公述楚漢春秋其不載於書者正義云項羽歌美人和之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畧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是時已為五言矣五言始於五子之馬行露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下二句不同又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為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

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東陽侯張相如也又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羣盜所邪而反何也謂英布史漢不載

漢大啓九國燕代齊趙梁楚荆吳淮南淮陽皆同姓也長沙異姓不與焉漢表削淮陽而列長沙當從史記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戰國諸子之言而趙高誦之爾高非能為此言也

樂書作十九章索隱云安世房中樂今攷之漢志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隱誤御覽載淳于髡十酒說曰羅襦排門翠笄窺牖蓋好事者因滑稽傳而廣之非戰國時語也

鄒陽書齊用越人蒙漢書云越人子臧其事未詳李斯傳注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云云此書在善文中隋志善文五十卷杜預撰

滑稽傳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魯連子云展無所爲魯君使遺齊君鴻韓詩外傳云齊使使獻鴻於楚其事皆同而四書所載異

項羽紀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法言以爲蔡生漢書以爲韓生

漢高祖起布衣滅秦楚自後世處之必夸大功業以爲軼堯舜駕湯武矣其赦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言甚簡而無自矜之意此所以詒厥子孫享四百年之祚歟

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此高帝之詔也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蓋已見於此詔矣劉向稱賈誼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伊管豈可並言哉林少穎論之曰

王霸之無辨漢世為尤甚疑人之非倫漢儒為尤甚尊王絀霸言道義不言功利一董仲舒而已班固敘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弘羊亦與焉若儒雅則王列董仲舒於公孫弘見寬之間汲黯之直豈卜式之儔哉史筆之褒貶萬世之榮辱而薰蕕渾殺如此謂之比良遷董可乎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按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覲禮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覲人心之

從違也

若瓌按盧六以曰國策稱王孫賈入市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豈戰國時又獨以袒左為刑乎故知左右不必區分但以覲衆心之從違蓋自戰國迄漢人習為之故少文者亦復能爾也

與父老約為句下云法三章耳

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蓋做此語而失之若瓌按何肥瞻曰刑法志言約法三章者二似當仍以八字為句余謂此上文吾與諸侯約約句絕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則與父老約約亦當句絕至約法三章乃班氏組織成文於沛公語氣不相蒙

淮陰侯羞與樊噲伍然噲亦未易輕諫畱居秦宮鴻門譙項羽排闥入見一狗屠能之漢廷諸公不及也

吳斗南為漢書刊誤補遺朱文公荅書曰劉氏所斷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不悖所聞皆與史記合為原廟渭北見一書廟渭

之間有於字劉氏所疑亦有誤如溝洫志於楚字
本文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
誤讀屬之上句

通鑑不書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於刪削綱目因
之文公語錄以此事為虛

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今攷高士傳高車山上

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

若瓌按金石錄右四皓神位神
非凡刻石四在惠帝陵傍驗其
字畫蓋東
漢時書

武帝年十二而決廷尉獄防年之疑明帝年十二而
辨陳留吏墾田之牘其英明畧同而武帝之事史
策不著僅見於通典刑法雜議

武帝紀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
所以見愛也或云古寫本無注漢書作而肆赦所
以見愛也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云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
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與夫始者

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貨殖傳云當
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以藝文攷之李克七篇

在儒家子夏弟子為
魏文侯相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相魏文侯
富國強丘

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貨殖傳史記正義云劉向
別錄亦云李悝

賈誼賦見細德之險微顏注云見苛細之人險阨之
證則微當作微見險證而去色斯舉矣見幾而作

史通述傳乎之言曰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陳宗尹斂杜撫馬巖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也

陸澄注班史多引史記此缺一言彼摘半句皆采摘成句標為異說今其書不傳前輩謂班之於馬時有遺失如彘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

夫二字核下之戰史載甚詳而孟堅畧不及

若璩按高祖本紀五年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此韓信用兵全副伎倆也通鑑本漢遂忘却史

梁書劉之遴傳云古本漢書外戚次帝紀下諸二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新唐書列傳蓋倣此

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說段成式云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蕭賁著西京雜記六十卷然則依託為書不止吳均也

刑法志獄刑號為平矣酷吏傳序號為罔漏吞舟之魚王溫舒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曰號曰聲謂名

然而實否也書法婉而直

若璩按罔漏吞舟之魚實言文法疏非刺時也不當與上下並舉

平當傳云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愚謂周勃亞夫父子為相事業過韋平遠甚班孟堅其忘諸乎

藝文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愚謂忠臣傳當在史記之錄而列于陰陽家何

也七畧劉歆所為班固因之歆漢之賊臣其抑忠臣也則宜

董公之名不聞魯兩生之氏不著仁義之說如山川出雲時雨既降而不有其功禮樂之言如鳳翔千仞非燕爵之網所能羅古之逸民也

陳萬年為三公而教其子以調范滂姜敘之母一婦人而勵其子以義二漢風俗以是觀之

一梁以折七國之鋒一琅邪以續典午之緒封建可以支變故安平之功以畫邑之王蠲南陽之興以東郡之翟義節行可以回人心

辛慶忌之救朱雲張萬福之拜陽城服儒衣冠者亦

可媿矣

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顏師古曰今俗語猶謂無為耗馮衍傳飢者毛食注案衍集毛字作无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乎

衛綰以戲車為郎鹽鐵論賢良曰戲車鼎躍咸出補史累功積日或至相鼎躍東方朔所謂鼎官鄒陽所謂鼎士也

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注不載五屬國之名表云攷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邽治龜茲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

國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

若據按日勒止注都尉治不云屬國其西河郡

之美稷乎注可見

胡三省註通鑑地理歸太僕稱曰佳然於五屬國此等亦不暇細析似遜王氏此余每悼惜其通鑑地理攷一百卷之失傳也

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

張氏譜云張仲見詩老見春秋禮記

索隱云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余謂以大父開地父平相韓凡五世則公族之說當信然張氏譜亦從唐宰相世系表來但代數則其所撰出者

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然其所敘但記自

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今攷之本傳未見其為自

敘又云相如自敘記其客遊臨邛以春秋所諱特

為美談恐未必然意者相如集載本傳如賈誼新

書末篇故以為自敘歟

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吏俸用

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為禁錢少府所領園

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漢財

用之數大畧見此

何武曰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李尋曰淮南王作謀之

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今人多以淮南寢謀稱黯

而不及青才能不若節義也

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其語見吳步騭疏

西漢末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不仕於莽

見龔鮑傳

卓茂與孔休蔡勳劉宣龔勝鮑宣同志不仕莽時

見卓茂傳

王皓王嘉並弃官漢史不能表而揚之為清

節傳而僅附見其名氏然諸君子清風肅然立懦

夫之志於百世之下不待傳而彰

論衡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

百官百官莫知

若據按漢蘇武傳監上有殿字如淳曰移園中有馬殿武為之監也

又云司馬長卿為封禪書文約不具子長紀黃帝至

孝武揚子雲錄宣帝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

西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子雲書不傳平

仲未詳其人孟堅頌亦亡

若據按後漢班固傳與陳宗尹敏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則平仲乃宗

之字也官睢陽令

荀爽對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畧依古禮尊

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注引仲舒對策愚謂

制度之別必有其書非但正法度別上下之對也

春秋繁露有度制篇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法真歷年不窺園趙立歷年潛

思不窺園門

若據按謝承後漢書作圃

桓榮十五年不窺家園何

休不窺園

按後漢晉作門

者十七年

號萬石者五家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

馮揚為弘農太守八子皆為二千石亦號萬石君

嚴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母號萬石嚴姬秦襲為

潁川太守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號萬石秦

氏唐張文瓘為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

若據按南宋廖剛子四人任皆秉鷹節號萬石廖氏

漢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

光何武王崇後漢太尉再入二人劉矩馬日磾三

入一人胡廣司徒再入二人魯恭胡廣司空三八
一人牟融唐宰相再入五十七人長孫无忌至裴
樞三八十二人武承嗣至鄭畋四入三人韋巨源
姚元之韋安石五入三人蕭瑀裴度崔胤
宋禮志云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
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
終斂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上郊不異二至并南北
之祀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愚
謂四事唯喪紀廟制先儒議其失

揚雄河東賦義和司日顏倫奉輿注云倫古善御者
愚嘗攷韓詩外傳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

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至於顏倫少
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此顏
倫善御之事也書此以補漢注之闕

秦亡於嬰而莽立嬰以嗣平速漢之亡也

張竦荅陳遵曰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工陳無已爲
秦少游字序云行者難工處者易持呂成公書趙
忠定父行實後云處者易持出者難工皆本張竦
之意

楊盈川隰川令誌云代恭王之子郢客爲侯周益公
刊文苑英華校正以爲楚元王子郢客爲侯今云
代恭之子未詳愚按漢書王子侯表上軍侯郢客

代共王子此盈川所用也

嚴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朝
廷肅焉呂成公曰大哉延年之奏也自夷齊之後
一人而已沙隨程氏謂延年女羅紉為昌邑王賀
妻生子女持轡惟漢人風俗之厚故不以為嫌王
元石曰宣帝時有大議論三延年以不道劾光夏
侯勝言武帝不宜立廟樂有司諡故太子曰戾皆
後世有所不能

劉應起時可奏疏謂當使近習畏輔相輔相畏臺
諫若中廢嘉能使近習畏之若嚴延年能使輔相

畏

鼂錯對策首云平陽侯臣宙等所舉賢良方正太子
家令臣錯自言所舉之人及其官爵無所隱漢制

猶古也自後史無所紀唯唐張九齡對策首云嗣
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行祕書省校書郎張
九齡自糊名易書之法密不復見此矣道堅魯王
靈夔之孫本傳稱其方嚴有禮法是以能舉九齡
而秉史筆者不書於傳僅見九齡集

皇甫謐高士傳云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常誦經
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之成公
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能逆朕哉
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
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
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班史逸其事孟堅譏太史公之退處士而不為逸
民立傳是以有目曉之論

高帝紀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
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此謚議之始
也崔駰章帝謚議見太平御覽

歐陽子曰始為朋黨之論者甚於作備愚攷漢史蕭
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望之堪
更生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見於此遂為
萬世之禍可謂一言喪邦

何武為沛郡太守決富家翁之子之訟奪女財以與
子謂翁之思慮弘遠乖崖若據按乖崖張詠號斷枕民子壻之

事其意類此事見風俗通

古今人表許繇巢父為二人譙周古史考許由夏常
居巢故一號巢父則巢許為一人應休璉又謂之

山父

儒林傳毛莫如少路若據按杜欽李尋兩傳並同宋景文公引蕭該音

義案風俗通姓氏篇混沌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
莫如為常山太守案此莫如姓非毛應作屯字音
徒本反愚按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

館陶分為屯氏河顏師古注屯音大門反而隋室
分析州縣誤以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按隋地理

志館陶縣下云舊置毛州大業初州廢則非隋置以此證之則毛屯之相混久矣

屯之為氏於此可攷廣韻云後蜀錄有法部尚書

屯度徒渾切與蕭該音不同

王式以詩授褚少孫褚氏家傳云卽續史記褚先生

沛人為博士

田何子裝釋文序錄作子莊高士傳云字莊

樓護傳云論議常依名節東萊謂居五侯之門而論

名節猶為盜跖之徒而稱夷齊也陳羣為曹操掾而傳云雅杖名義其能免樓護之譏乎

魏志建安二十年始置名號侯裴松之謂今之虛封

蓋自此始按漢樊噲傳賜爵封號賢成君顏注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

爵則虛封非始於建安也若璩按杜佑于楚漢子上增戰國之際尤包得全

崇文總目史雋十卷漢雋之名本於此

壺關三老茂漢武故事以為鄭茂顏師古曰荀悅漢

記云令狐茂今漢記本脫令狐茂三字御覽上黨

郡記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

張敞集朱登為東海相遺敞蟹報書曰遽伯玉受孔

氏之賜必以及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

曷敢獨享之其言有儒者風味

宣帝以刑餘為周召非獨弘石也平恩侯亦刑餘而

魏相因以奏事賊宦之禍漢自宣帝始也若璩按何肥瞻曰霍

禹秉政霍山復領尚書其弱翁不因許伯封事何由得達語一不密不特身危而國家亦破其禍矣宣帝起里閭所倚唯外家舍王史而獨因平恩

專欲發其試后之謀也從而議之可謂讀史不熟矣

宣紀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通典引應劭曰張敞蕭望之言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絜身為廉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奉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與漢紀不同

黃霸傳鴟雀顏氏注當為鴟徐楚金攷說文當為鴟皇極經世書惠帝崩立無名子為帝王陵爭非劉氏而王而宮中已有非劉氏而帝

者矣若據按竊以國既有之家亦宜然此余所以痛也詳尚書古文疏證卷一第十七條

賈捐之上書罷朱崖杜佑云捐之誼之孫高見實類其祖

漢之劉歆魏之元韶賣宗國以微利而身亦不免小

人可以戒矣

若據按元韶事不見後魏書列傳見北齊書及北史

張文潛文帝論謂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文帝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其說太過賈誼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乃正論也

揚雄自比孟子而校獵賦乃曰羣公常伯陽朱墨翟之徒學孟子而尊楊墨與法言背馳矣

樓護之執呂寬小人之不義者也不當傳於游俠法言獨稱朱家之不德以為長者樓護朱家之罪人

也若據按樓護厚於呂公而薄呂寬豈李西涯樂府所歎元是五侯門下史者耶

讓美德也然當審其是非趙充國不歸功於二將軍

君子以為是顏真卿歸功於賀蘭進明君子以為非

劉道原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敘七畧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

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變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故司馬殿省門闥至五六重周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尚不能著鉤帶入

房

太平御覽

匈奴遺漢文帝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又曰天地

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突厥致書隋文帝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

沙鉢畧

若璩按沙鉢畧隋書作始波羅

可汗

西山先生稱天台劉深父每舉史傳數百千言漢許后上成帝書於班史為隱僻處學者多不道一日對客誦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為屏風張

其所等語無一字差

前輩讀史精熟如此

李靖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光武詔報臧宮馬武引黃石公記隋志有三畧三卷

館閣書目云恐後人依託為之

近世有素書一卷六章曰原

始曰正道曰本德宗道曰求人之志曰遵義曰安

樂晁公武云厯亂無統蓋采諸書成之

謂晉有盜發張良冢者於玉枕

中獲此書亦依託也

初學記又引黃石公陰謀祕法

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傳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攷之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也元朔五年始有禮官勸學之詔於是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儒林傳所載其著功令也詳於取而畧於教不過開祿利之途而已明經而志青紫教子而擬籛金孰知古者為己之學哉儻以仲舒為相使正誼明道之學行於時則學者興於禮義庶幾三代之風豈止彬彬多文學之

士乎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無節不為州里所稱主父偃學從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士大夫以為愧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也是以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

國朝通志卷十二

困學紀聞卷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六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六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六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六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六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六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六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六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六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六十一

困學紀聞卷十三

考史
考史
考史
考史
考史
考史
考史
考史
考史
考史

翟公異若據按公異名汝文丹陽人高宗時官參知政事謂范蔚宗書語近詞冗事

多汴兒其自敘云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今叢陋乃爾豈筆削未定遂傳之耶乃刪取精要總合傳註

作東漢通史五十卷其書未見

致堂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為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馬后紀入太子宫在

援卒之後防未然之說非其說也呂成公謂馬援還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教

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

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

公孫述傳帝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二句見文選註

明帝為太子諫光武曰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

之福夫禹湯之道堯舜之道也不以聖人之道養

性而取諸黃老謂之學通尚書可乎以無逸之心

明立政之體君道盡矣何羨乎黃老

謝承父嬰

若據按三國志吳主權謝夫人山陰人父嬰漢尚書郎徐令弟承字偉平武陵太守則嬰當作嬰

為尚書

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

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臺郎升複道取氣因得開

覽

謝承後漢書見文選註

漢尚書作詔文

見周禮注

尚書郎乃今中書舍

人

見通典若據按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唐志有宋志及文獻通考俱不傳錢牧齋曰有見方少師於史館攜去者問之其後人不可得陽曲傅山先生聞之笑曰某家即有之明永樂間揚州本初邵陽曹全碑出曾以謝書考證多所裨大勝范書以竄亂亡失矣惜哉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黃瓊謂

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本於春秋考異郵

鄧暉上書王莽云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猶能赦之

東此祖伊之得全於殷紂之世也

魯丕對策見袁宏紀而范史不載

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

漢政歸尚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是三

省分矣

為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為劉勝之居

鄉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

若據按高心慮

言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為吾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為吾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實念實事在天地間洞三光徹萬物而常存此蓋答朱平涵居鄉書余謂今之居鄉為劉勝易為杜密難

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論議無述其言者唯襄楷云浮屠不三宿桑下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間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二句為對白間猶黃間也註云弓弩之屬御覽引風俗通白間古弓名文選以間為鵬非禽名也

東都賦正予樂依識文改樂為大予文選李善注亦引大予五臣

乃解為正樂今本作雅樂亦誤蓋五臣本收為雅

范氏施御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按左傳范宣子曰昔句之祖

在夏為御龍氏括地圖之說本於此然蔡墨謂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非禹也

文選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鍾鳴漏盡

東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永寧漢安帝年號元始崔寔字也後漢紀不載此詔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謂見當時風俗及其治家整

齊卽以嚴致平之意若據按范蔚宗已謂潛夫論足目觀見當時風政

崔寔政論云彥曰一歲再赦好兒啗啞唐太宗之言

崔寔政論云彥曰一歲再赦好兒啗啞唐太宗之言

崔寔政論云彥曰一歲再赦好兒啗啞唐太宗之言

崔寔政論云彥曰一歲再赦好兒啗啞唐太宗之言

崔寔政論云彥曰一歲再赦好兒啗啞唐太宗之言

崔寔政論云彥曰一歲再赦好兒啗啞唐太宗之言

崔寔政論云彥曰一歲再赦好兒啗啞唐太宗之言

崔寔政論云彥曰一歲再赦好兒啗啞唐太宗之言

崔寔政論云彥曰一歲再赦好兒啗啞唐太宗之言

崔寔政論云彥曰一歲再赦好兒啗啞唐太宗之言

蓋出於此

見與人同如以可人為見 若據按潛夫論引諺曰一歲載赦奴兒 嗟奴恐是好字之

剛者必仁 佞者必不仁 龐萌為人遜順而光武以託孤期之不唯失於知人其惑於佞甚矣 子陵所以鴻飛冥冥也 懷仁輔義之言豈特規侯霸哉

東漢三公無出楊震李固之右而始進以鄧梁君子

以為疵故易之漸曰進以正

若據按鄧騭梁商雖外戚皆賢史稱騭辟楊震於幕府天下復

安商辟李固為從事中郎京師翕然稱良輔未可為二公之疵此論太刻吾不取

曲禮少儀之教廢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 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掃荀爽謁李膺因為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過是矣

中平二年昆陽令愍繇役之害結單言府收其舊直

臨時募顧不煩居民太守丞為之立約見於都鄉

正街彈碑此募役之始也

孔子曰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蘇章借故人以立威其

流弊遂為于禁源懷忠厚之俗不復見若章者難

與並為仁矣

若據按于禁斬平昌豨時豨已降源懷劾于祚元尼須僅罷官亦似有別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即劉淑包咸檀敷傳所

謂精舍也文選任彥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

事五臣謂寺觀謬矣

孔北海荅王修教曰掾清身潔己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勲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

其可辭乎文辭溫雅有典誥之風漢郡國之條教如此然歷試諸難恐不可用

孝女叔先雄水經注以為光終符縣人又引益部耆

舊傳符有光洛疑即終字熒道有張帛

劉贛父東漢刊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最淺陋章懷

注書分與諸臣疑其將終篇故特草草耳今觀南

匈奴論棄蔑天公注引前書云老秃翁何為首鼠

兩端秃翁即天翁也其謬甚矣

曹娥碑云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時迎伍

君傳云迎婆娑神誤也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

誥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為郭有道碑獨無愧辭

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

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一月

寒食按淮南要略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國

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郭伋為并州牧有童兒騎竹馬史通云晉陽無竹事

不可信若據按無論唐晉陽童子寺有竹日報平安而騎竹馬童兒乃西河郡之美稷也美稷唐為鄉在隰城縣今汾州府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王況為大司徒二十七年

薨虞延傳注引謝承書曰況章和元年為司徒謝

承書誤也

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為哉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漢為正朱文公謂晉史自帝魏後賢盡更張然晉人已有此論

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為正統本陳壽朱子綱目以

蜀漢為正統本晉鑿齒然稽於天文則熒惑守心魏文帝

若據按何肥瞻曰宋書天文志云案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宜是入太

微而吳蜀無他此黃權對魏明帝之言也若可以魏為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漢昭烈殂而魏吳無他權將何辭以對

邵公濟謁武侯廟文云公昔高臥隱然一龍鬼蜮亂

世其誰可從惟明將軍漢氏之宗相挽以起意氣

所同欲持尺筆盡逐姦雄天才悔禍世豈能容惟

史臣壽姦言非公惟大夫周誤國非忠廟食故里

羞此南充置公左右不堪僕童我實鄙之築公之

宮春秋之法孰敢不恭俾千萬年仰其高風陳壽譙周皆已

郡人今果州陸務觀等筆驛詩運籌陳迹故依然想見旌旗駐道邊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譙叟作降股公濟之文蓋果州作若據按降箋實出

邵正手

君子小人之天壽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止

五十四法孝直纔四十五龐士元僅三十六而年

過七十者乃奉書乞降之譙周也天果厭漢德哉

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

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太平御覽引要

覽云

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於將略也在易師之上六

曰小人勿用

三國魏有篡弒吳有廢立皆受制強臣蜀漢未亡之

前庸主尸位而國無內憂昭烈武侯之規模遠矣

若據按後主禪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又華陽國志云諸葛亮卒後主至素服發哀三日李邕上疏比之呂霍後主怒下獄誅之此豈他庸主所能及其毫髮

水經注引武侯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

武功西十里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

不便是以留耳武侯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瑁據武

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瑁營臣作竹橋越水射

之橋成馳去此可以觀武侯傳之闕晦翁欲傳末

略載瞻及子尚歿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

軒不以為然以為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

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

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歿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

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

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

甚精若據按張南軒有諸葛武侯傳一卷

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終身不敢議

蜀也司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史通云陸機
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
枉然則武侯事蹟湮沒多矣
八陣圖薛士龍曰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
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
灘水上蔡季通曰一在魚復石蹟迄今如故一在
廣都土壘今殘破不可考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醴泉
甘露不食司馬德操諸葛孔明俱隱於耕稼而仕
止殊魏乎成徐洪客俱隱於黃冠而出處異如用
之易地則皆然

鄧艾取蜀行險以徼幸閭伯才陰平橋詩云魚貫羸
師堪坐縛爾時可歎蜀無人

張文潛梁父吟曰永安受詔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
意渭上空張復漢旂蜀民已哭歸師至堂堂八陣
竟何爲長安不見漢官儀鄧艾老翁誇至計譙周
鼠子辨興衰其言悲壯感慨蜀漢始終盡於此矣
說齋云人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人心去漢孔
明扶之而不足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魏文喜躍於爲嗣之初大饗
於憂服之中不但以位爲樂而已其篡漢也哆然
自以爲舜禹可以欺天下乎

曹植拜先君墓與友人宴於松
栢之下爲詩云樂至憂復來又

云可不極娛情其末流至於既籍禮法之亡自魏文兄弟始

晉傅孚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然則放曠之風魏文實倡之程子謂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苦節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愚謂東都之季或附曹羣忘漢荃蕙化為茅矣苦節之士安在哉傅孚之言得之

若據按竊以鍾皓之孫孫亦然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句范蜀公曰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宋莒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

若據按朱子解曰謂子不從父不義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而不能力可供而不供

然後坐以不孝之罪

魏以不仁得國而司馬氏父子世執其柄然節義之臣鬻巨姦之鉅若王凌以壽春欲誅懿而不克文欽母王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以壽春欲誅昭而不成千載猶有生氣魏為有臣矣鄭漁仲謂晉史黨晉凡忠於魏者為叛臣齊史黨齊凡忠於宋者為逆黨史通亦云古之書事也令亂臣賊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天之數且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出蔣子萬機論不肖文豈司馬孚自謂魏貞士孚上不如魯叔肸下不如朱全昱謂之正

若據按正即貞宋避諱故

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

言被服飲食

管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蘇文定

贊之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江表傳羣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周文武郊鄴鄩

非必中土權曰文王未為天子立郊于鄴見何經

典復奏曰漢郊祀志匡衡奏言文王郊於鄴權曰

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俗儒臆說

非典籍正義不可用權之識見高於羣臣矣漢儒

不及也

孫權破關羽而昭烈復漢之志不遂權稱臣於曹操

稱說天命英雄之氣安在哉故朱子曰權亦漢賊也

諸葛恪傳注虞喜志林曰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又曰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亦見通鑑文偉謂

費禕也長寧未詳其人蓋蜀人也廣韻引何氏姓

苑有況姓廬江人

嚴峻之遜呂蒙有鄭子皮之風陸遜之薦淳于式有

晉祁奚之風吳安得不興乎

孫堅與策皆以輕敵隕其身權出合肥之圍亦幸而

免

孫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度其討孫綝有叔孫昭子

之斷吳之賢君也

孫峻薦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死於峻之手易曰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漢昭烈託孤於孔明而權乃

託孤於恪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

吳築涂塘晉兵出涂中涂音除即六合瓦梁堰水曰

滁河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或以涂塘音塗誤也元和郡縣

志滁州即涂中

楚莫敖狂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諸葛恪東關之勝

亦以此敗其失在於自用

史通云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

錄是也曹子一兩紀孫檀二陽秋皆不之取其中所

載美事遺略甚多曹嘉之干寶晉紀孫盛檀道鸞晉陽秋又云唐修晉書作

者皆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晁子止亦謂晉史

叢冗最甚

李華云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謂晉紀論以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

放翁豐城劔賦謂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室之南遷

愚謂豐城二劔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謂孔章者

即雷煥也蓋次宗之族此劉知幾所云莊子鮒魚

之對賈生服鳥之辭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

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者取之後人因而信之誤

矣顏師古注漢書凡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

錄注史猶不取況作史乎豫章記見藝文類聚

晉元帝爲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而魏收島夷傳因之唐正觀史官修晉書亦取焉王劭謂沈約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爲非而致堂乃謂元帝冒姓司馬過矣

演繁露云晉郭展爲太僕畱心於養生而廐馬充多潘尼爲太僕箴敘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今按郭展事見晉諸公贊潘尼爲乘輿箴見晉書非太僕箴也蓋誤以二事爲一

后妃傳贊持尺威帝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於負芒按殷芸小說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荅曰黨變作賊已誅帝知

非黨曰言舅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云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阮嗣宗蘇門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其有感於師昭之際乎然勸進之作焉能道春秋之誅

反鏡索照出夏侯湛抵疑湛贊閔子騫云聖既擬天

賢亦希聖周子前已有此語矣

元板前字上無周子二字

東坡謂劉壯輿曰陶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陳忠肅亦曰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庾元規也元規以筆札陷

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杜延業共為之也

庾翼謂天公憤憤李文饒曰昔秦得金策謂之天醉

豈天之常醉哉吁為天者亦難矣詩云民今方殆

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

憎是之謂知天

天醉見張衡西京賦庾信哀江南賦

何曾荀顛之孝論者比之曾閔夫以孝事君則忠不

忠於魏又不忠於晉非孝也顛之罪浮於曾曾之

驕奢禍止及家顛之姦諛禍及天下

山濤欲釋吳以為外懼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其深

識遠慮非清談之流也顏延之於七賢不取山王

然戎何足以比濤猶嚙之於玉也

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剖公閭腹無木可梟元海

頭禍在夕陽亭一句上東門嘯浪悠悠考之晉史

賈充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丙子相去纔四

十五年姦臣孽女之敗國家吁可畏哉

近世賈妃之冊以壬辰而未之

禍亦以丙子悲夫若據按壬辰為理宗紹定五年十二月朔進封才人賈氏為貴妃似道之姊也

江默云唐虞三代有疑赦而無大赦漢唐有大赦而

無郊赦故大赦始於春秋而郊赦始於五代愚謂

晉王彪之荅簡文云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常

謂非宜則郊赦東晉有之非始於五代也

通鑑秦兵既盛謝孚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荅曰已

別有旨既而寂然孚不敢復言乃令張孚重請安

遂命駕出遊山墅與乎圍棋賭墅綱目刪乎不敢

復言乃令張乎重請二句則圍棋為張乎乎謝乎

乎世說注引續晉陽秋曰與兄子乎圍棋然二乎

當如漢書敘臣勝臣夏侯勝以姓別之

若據按綱目刪去二句則圍棋

愈是謝乎

王導之孫謚授璽於桓乎謝安之孫澹

若據按澹先已與謚齋冊諸姑孰

持冊于劉裕此朱子所以歎嗣守之難也

無忝乃祖

而已 若據按兒子詠有辨一篇附注於此曰自昭明太子誤讀陶命子詩其五章云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其六章云肅矣我祖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以祖與考繫於陶侃之下遂作淵明傳曰曾祖侃晉大司馬又曰自以曾祖晉世幸輔耻復屈身後代若以淵明高隱不出為承其先志也者不知其實不爾此詩第一章原陶姓出自唐昌子周二章隱于戰國顯于漢初功臣陶舍三章舍之子青為孝景丞相四章則言枝分派別直至晉有長沙公出五章實言長沙勳德六章方挽到自己祖考細玩自明史參以贈長沙公詩序云長沙公於子為族是一句祖同出大司馬

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經過潯陽別贈此大司馬當作石司馬即漢高時功臣舍丞相青之父惟誤稱大司馬侃贈大司馬者也昭明認作侃以此為淵明曾祖果真出於侃此襲公曾者方為吾從祖昆弟之子豈得曰昭穆既遠已為路人哉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初正指在漢初而言且侃廬江郡尋陽人淵明尋陽郡柴桑人其地貫亦不同或曰陶氏家譜以侃為淵明祖按晉書陶潛列傳祖茂武昌太守與惠和千里之語合侃則侃十七子中之一子官散騎侍郎非太守也家譜多不足信余因援正史及所著詩正之如此或曰朱子亦稱淵明無忝乃祖賁於王謝後人子必苦辨之與近日傳占衡承初甲子舜謂陶十題甲子皆是晉年不著晉號沈約李延壽說並非此古今傳陶二段佳話一切將抹殺乎余曰占衡有言史文本集歲月炳然前後可考陶次磊落意書年陶何必藉此為佳話乎余亦謂淵明自有祖何必藉侃而後重也哉詠又曰按淵明孟府君傳君諱嘉娶大司馬長少桓公陶侃第十女此豈稱其曾祖之辭耶

桓乎篡逆下承之謂宗廟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

亂臣賊子祭及其祖可以長世乎斯言不當污簡

牘

晉史忠義傳可削者三人韋忠不見裴頡辭張華之

辟初節亦足稱矣而仕於劉聰為之討羌而歿非為晉歿也謂之忠義可乎王育仕於劉淵劉敏元仕於劉曜舍順從逆皆失節者也忠義安在哉唐之修晉史也許敬宗李義府與秉筆焉是惡知蘭艾鸞梟之辨

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述箕子云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讀者不之察爾顏延年誅淵明日有晉徵士與通鑑綱目所書同一意南史立傳非也

策扶老以流憩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

淵明與子儼等疏頽川韓元長謂韓融融子後漢有傳濟北泚

稚春謂泚毓晉書有傳集云范稚春吳南史泚幼春蓋避唐諱治字之嫌

朱文公曰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令人

感慨今考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狙

擊苦不就舍生悲拖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為晉臣

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若臻按淵明十題甲子自庚子始

歲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與與孤

雲遠辨隨還鳥浪見廬山記集不載

樂廣客蛇影與風俗通所載杜宣事同若臻按風俗通義劭祖彬為汲令賜

主簿杜宣酒感壁上弩影而致疾尤詳于晉書

蒼蠅傳赦異苑以為晉明帝與苻堅載記同

稽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歿於非辜未嘗一日事晉也晉史有傳康之羞也後有良史宜列於魏書

司馬師引二敗以為已過司馬昭怒王儀責在元帥之言昭之惡甚於師

劉殷失節於劉聰而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大節已虧其言之是非不足論也

干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不能為此言也可謂直矣

苻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僭號之國十六而

晉敗其一

苻

滅其三

李勢慕容超姚泓

不可以清談議晉

若據按此

王氏得毋自傷其本朝乎

晉簡文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東魏

孝靜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

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至今使人流涕

祖逖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晉之德澤

淺矣姚弋仲曰亟自歸於晉王猛曰勿以晉為圖

人心知義非後世所及也

南豐記王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愚

謂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殷浩內外協和然後

國家可安其止浩北伐謂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其

遺謝萬書謂隨事行藏與士卒同甘苦謂謝安虛

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世所宜言論風旨可著廊
廟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藝掩其德謂之一能過
矣

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如得臣猶在憂未歇也覘國
者以人爲輕重

宣帝紀論竊鐘掩耳以衆人爲不聞出淮南子

楊盛不改義熙年號其志如陶靖節孰謂夷無人哉

盛武郡王何校本云王疑作氏

袁宏以伏滔比肩爲辱似知恥矣而失節於桓溫之
九錫恥安在哉

謝邈傳孝武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

毀之通鑑云帝好爲手詔詩章以錫侍臣或文詞

率爾徐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

覽然後出之此一事也晉書以爲謝邈通鑑以爲

徐邈必有一誤若據按通鑑亦本晉書儒林傳錫元板作賜

晉之伐吳杜預曰孫皓或怖而生計則明年之計或
無所及隋之伐陳文帝投楮於江曰使彼懼而知
改吾又何求隋文之識若優於預矣以時考之吳
猶有死守之臣杜預所以詭形而不敢露陳不聞
力戰之將隋文所以衡行而無所忌預之言近乎
實文帝之言非其誠也

文心雕龍謂江左篇製溺乎乎風續晉陽秋曰正始

中王何好莊老至過江佛理尤盛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孫綽轉相祖尚而詩騷之體盡矣

愚謂東晉多虛之習詩體一變觀蘭亭所賦可見矣

梁武帝勅羣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魏濟陰王暉業起上古終宋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書無傳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為百二十卷今雖存而傳者鮮自書契以來未有如通

鑑者

若據按王氏似以通史與通鑑同一編年體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並列正史吳均傳武帝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畢唯列傳未就卒史通云其書以史記為本異者惟無表耳此豈編年體玉海入雜史類不入編年得之

宋周朗有櫝帶寶笥著衣之論司馬文正公有耳視目食之說皆足以儆世述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山陽陳留猶獲考終亂賊之心猶未肆也宋之篡晉踰年而弒零陵不知天道報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襲其跡自劉裕始徐羨之傅亮謝晦之歿猶晉之里克衛之甯喜也文帝不失為叔孫昭子

宋文帝魏太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終不祥好還之戒昭昭矣

葉少蘊云齊武帝欲為裴后立石誌墓中王儉以為非古或以為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作誌墓有銘自宋始唐封演援宋得司馬越女冢銘隋得王戎墓銘為自晉始亦非是今世有崔子玉書張衡

墓銘則墓有銘自東漢有之周益公謂銘墓三代有之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槃東漢誌墓初猶用甄久方刻石

張融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程致道贊米元章云是千載人不可無一

南豐序齊書曰蕭子顯之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愚謂子顯以齊宗室仕於梁而作齊史虛美隱惡其能直筆乎

梁武帝曰應天從人致堂謂易之革曰順天應人未聞應天也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愚按梁武之父名順之故不云順天避諱也後人應天之語

蓋襲其誤

蕭道成之篡奪順之為爪距豈知祚移其子乎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寸為陌漢隱帝時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

後魏葛榮陷冀州賈景興稱疾不拜每捫膝曰吾不負汝偽楚之僭喻汝礪捫其膝曰此豈易屈者哉以捫膝自號蓋本於此

宇文泰弑君之罪甚於高歡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擬亦一莽也

北齊魏長賢曰王室板蕩彝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發不恤緯而憂

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況委質有年

安可自同於匹庶其言凜然可以立懦夫之志作

史者以魏收之族與之同傳若據按謂北史非北齊書蘭艾混殺甚

矣長賢徵之父也

高洋之惡浮於石虎苻生一楊愔安能救生民之溺

乎

執笏始于宇文周保定四年紫緋綠袍始于隋大業

六年

蕭方等梁元帝子為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

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

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

晉之篡魏以賈充其亡亦以充隋之平陳以楊素其

亡亦以素立太子死易太子亡之兆也予感之於素猶李敬業之於

勣也煬武之立素勣之力也其子若據按敬業勣之孫欲撲其

燎可乎

祖君彥檄光武不隔於反支乃明帝事見王符潛夫

論反支日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

北史李繪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偶年之忌見於此

梁武帝策錦被事劉峻以疏十餘事而見忌又問粟事沈約以少三事而為悅君之於臣爭名記誦之

末燕泥庭草於隋煬何議焉

李仲信虛為南北史世說朱文公謂南北史凡通鑑

所不取者皆小說也

若據按語類云南北史除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洵然則通鑑

果專取國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以為書云

隋萬寶常聽樂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

隋之不久不待聽樂而知也師尚父曰以不仁得

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用寶常之言復三

代之樂其能久乎寶常之先見不逮房乎齡

若據按不但房

喬其父彥謙亦具先見見隋書

徐楚金云隨文帝惡隨字為走乃去之成隋字隋裂

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隨從是是安步也而妄

去之豈非不學之故

陳無淮無荆襄無蜀而立國三十二年江左猶有人

也

魏節閔帝陽瘖避禍至于八年

若據按魏書北史並云絕言垂將一紀

終身為

范粲可也天何言哉之言一出諸口遂以不免程

子曰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

寧為袁粲歿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謠也寧為王

凌歿不為賈充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感義歿

不作負恩生陳魯廣達之畱名也與其含恥而存

孰若蹈道而歿秦郭質之移檄也與其屈辱而生

不若守節而歿燕賈堅之固守也寧為南鬼不為

北臣則有齊新野之劉思忌寧為趙鬼不為賊臣

則有趙仇池之田崧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則有魏樊城之龐惠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則有晉河南之辛恭靖之人也英風勁氣如嚴霜烈日千載如生其視叛臣要利者猶犬彘也

韋孝寬知兵而不知義尉遲迥之討楊堅所以存周也孝寬受周厚恩乃黨堅而滅迥堅之篡也孝寬實成之難以逭春秋之誅矣

楊堅以后父篡國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堅之謂矣莽堅之女皆節婦也爲其父者亦少愧哉

顏見遠死節於蕭齊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常山

平原之節義有自來矣

若璩按惜有歷仕梁齊周隋之推之推見遠之孫之儀之弟也父協亦義士

困學紀聞卷十三

國朝通志卷十三

平定回疆紀略

